漢藝文志攷證卷一

浚儀王應麟伯厚輯

藝文

秦燔滅文章

大事記始皇三十四年焚書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東萊呂氏曰所燒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蕭何獨收圖籍而遺此惜哉（韓非五蠹篇云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卽李斯之說也）

漢興大收篇籍

惠帝紀四年三月除挾書律（爾雅注挾藏也）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詩始萌牙至孝武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趙岐孟子題辭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朕甚閔焉

孝武紀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劉歆書又云書缺簡脫）於是建藏書之策注劉歆七畧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通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百官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

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輙言臣向 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向傳云領校中五經祕書）

霍山坐寫祕書 蘇昌為太常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 班斿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 通典中丞有石室以藏祕書圖讖之屬）司馬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 西都賦天祿石渠典籍之府 七畧曰孝武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 河平三年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劉向條其篇目 歆奏七畧

隋志劉向七畧別錄二十卷劉歆七畧七卷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歆嗣父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著為七畧大凡三萬三千九

對風俗通云劉向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刊定
可繕寫者以上素成帝紀河平二年光祿大夫劉
向校中祕書 别外
易。
易經十二篇 注上下經及十[illegible]
今易乾卦至用九即古易之本文鄭康成始以彖
象連經文王輔嗣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至於文
辭連屬不可附卦爻則仍其舊篇自康成輔嗣合
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秦漢之際易亡
說卦宣帝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之後漢荀爽集
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東萊呂氏因晁氏書
參攷傳記復定爲十二篇朱文公曰其卦本伏羲
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
公所繫故繫之周簡袠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經
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
正其失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
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又曰易更三聖制作不同
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
則異孔子之贊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豈

其敎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爲教爲法不得不
異而道未嘗不同也 孔穎達云十翼謂上彖下
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
易傳周氏二篇 字王孫 服氏二篇 光 楊氏二篇 何 王
氏二篇 同
儒林傳田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著易傳
數篇同授楊何 言易者本之田何 太史公受易於楊何晁
氏曰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而 田何漢之易家盖
自田何何而上未嘗有書管輅謂易安可注者
其得先儒之心歟易家著書自王同始學官自楊
何始 所謂易楊者是也
丁氏八篇 寬
丁寬事田何學成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
也高相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文軒林
氏曰先秦之爲易者未有及理義也自田何而後
章句傳說多矣見於今者獨有費氏之書費氏舊
亡章句而學者宗王弼之說至於京氏之陰陽占
筮其書雖存視之爲術數之流矣易有聖人之並
四焉理義之學以其辭耳王弼而下其說紛紛不

若象數之粗有所明也
韓氏二篇 嬰
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
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涿郡韓生其後也曰所
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
蓋寬饒從受焉寬饒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
天下三王家天下
古五子十八篇
劉向別錄所校讎中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
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壬子凡五子

律歷志曰有六甲辰有五子注云六甲之中唯甲
寅無子
淮南道訓二篇
七略曰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張平子思玄
賦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注云遯上九
曰飛遯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
大焉曹子建七啓飛遯離俗注亦引之鹽以肥為飛劉
向別錄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
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
中書著曰淮南九師書文中子謂九師興而易道

微隋志已亡其書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
嘉十二篇
唐大衍曆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
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朞
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
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
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
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京房傳注孟康曰分卦直
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

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消息卦為辟辟
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
陽謂臣下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尊卦用事注孟康曰
尊卦乾坤也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眾在位震
遂泥厥咎國多麋復崩來無咎自上下者為崩潛
龍勿用眾逆同心至德乃潛厥異風行不解物不
長幹父之蠱亡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
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不則為私婦貞厲君子凶
言君弱而婦彊為陰所乘則月並出谷永以京房
易占對日食李固對策引京房易郎顗按房飛候

参察衆政正月三日至平見九日三公卦集散觀牧
以文坤坎京以敵噬嗑離作益鼎祭器剝歎龜山楊氏曰以爻當期間
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
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艾軒林氏曰如
復所謂七日臨所謂八月蠱所謂先甲後甲巽所
謂先庚後庚又如十年三歲月幾望已日乃孚是
皆陰陽氣數當然之變孟氏而下有焦贛氏以一
卦變爲六十四積而至於四千九十六凡一卦所
主六日震離坎兌寄直於八分至之日如曰冬至則
坎用事次未濟次蹇次頤次中孚次復當期之數

循環爲變後魏正光歷推四正卦術四正爲方伯
中孚爲三公復爲天子屯爲諸侯謙爲大夫睽爲
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九三應上九清淨微
溫陽風九三應上六絳赤決溫陰雨六三應上六
曰濁微寒陰雨六三應上九麴塵決寒陽風諸卦
上有陽爻者陽風上有陰爻者陰雨京房分六十卦更直日用
事以風雨寒溫爲候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云無上下經七錄十卷
旅至於無妄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之謂而成之君臣養萬民而謂成之
隋大夫八卷殘缺京房章句十二卷七錄十卷云晁氏曰漢志易
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志有京章句十卷又有

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章句十卷而
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畧見
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而其傳者曰易傳三卷
積算雜占條例法一卷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皆
與古不同今所謂京氏易傳者或題曰京氏積算
易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錯卦在隋七卷唐八
卷所謂積算雜占條例法者疑隋逆刺占災異十
二卷是也至唐逆刺三卷而亡其九卷元祐八年
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卷疑隋志周易占十
二卷是也正義太衍之數五十京房云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

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儒林傳初易唯有楊孝宣世立施孟梁丘元帝立
京氏隋志梁丘施高亡於西晉孟京有書無師陸
澄曰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
宗許氏說文稱易孟氏其文多異虞翻傳其家五
世孟氏之學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讎是爲施孟梁丘之學
文云晉卦孟作齊
文王重易六爻
重卦之人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鄭康

從以爲神農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
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
爲文王淮南子伏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
爻張行成曰伏羲先天示易之體故孔子謂之作
八卦文王後天明易之用故子雲謂之重六爻楊
繪曰筮非八卦之可爲必六十四之然後爲筮舜
禹之際曰龜筮協從則何文王重卦之有乎八卦
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按是而
言重卦之始其在上古乎京房引夫子曰神農重
乎八純

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呂氏曰古者教人之通法詩書禮樂而已至於易
則未嘗躐等與人是以孔子孟子之問答初未嘗
及易也若如魏晉祖尚浮虛談老易者徧天下則
秦焚之久矣朱文公曰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
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
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薛氏曰六經之
道易爲之宗他經亡而易傳不殊其書之存也
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
費直本皆古字號古文易以授王璜未得立陳元

鄭衆皆傳費氏學建武中韓歆上疏欲爲費氏立
博士范升奏非急務馬融爲傳授鄭康成康成作
易注荀爽又作傳自是費氏大興釋文序錄費直章句四卷殘缺
高相專說陰陽災異未立學官後漢費與高遂微
費直說十二次度數見晉天文志王弼所傳本費氏晁氏曰先儒謂費直專
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
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唯行民間至漢末
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
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
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

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
大亂於王弼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人以卦
爻統名之曰象也故曰易者象也其意深矣豈若
後人卦必以象明象必以辭顯紛紛多岐哉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
釋文引古文如彖作肯翩作偏介作矸枕作沈蹢
躅作蹢躅繻作襦劉向引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
也今易興又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說苑引
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司馬
遷引易曰差以毫氂謬以千里東方朔引正其本

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繆解引君子愼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今易無此語沙隨程氏曰此緯書通卦驗之文說苑引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又云天地動而萬物變化坊記引不耕穫不菑畬凶　晁氏曰文字之傳始有齊楚之異音卒有料斗籀篆隸書之四變因而訛謬者多矣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至蜀李譔又嘗著古文易則今之所傳皆非古文也

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呂氏曰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晁氏公武曰歐陽永叔謂孔子古經已亡費氏經與古文同則古經何嘗亡哉　易文之異者漢書引嗛明喪其齊斧日中見昧其欲浟浟不如西鄰之禴祭說文引夕惕若厲亢龍有悔乘馬驙如再三瀆禔既平百穀草木麗於地以往遴包巟用馮河僮牛之告泣涕漣如其牛觢天且劓君子豹變其文斐也噬乾𩞁明出地上晉巽皀艮榰恒凶抍馬壯吉𡕥升大告履虎尾虩虩豐其屋日𦨐之離需有衣絮𦃇鶵敦㚦夫乾寉然天地壹壺犗牛乘馬參天兩地重門擊㰙㷇萬物者莫暵于離雜而不越爲駒顙又引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井法也今易所無序說曰其稱易孟氏皆古文也　周禮注引其刑剭儒有衣絮參天兩地而奇數巽爲宣髮緇衣引恒其德偵深衣引直其政方其義也史記引乾稱蜚龍鳴漸于般狐涉水濡其尾後漢劉脩碑動乎險中鬼神富謙魏文

帝紀注太史許芝引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內則注引明夷睇于左股郎顗引困而不失其所无亨字史記索隱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氏注

連山歸藏　不著錄

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漢世蓋有二易矣水經注引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帝王世紀引連山易曰禹取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隋志有十三卷蓋劉炫僞作梁元帝三十卷在五行家禮運坤乾注其書存者有歸藏晉中經有之隋唐志皆十三卷今唯存初經齊母本蓍三篇初經云初乾初奭坤初艮初兌初犖坎初離初

蠶寔初巽卦皆六畫（漢上朱氏謂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齊母
經云瞿有瞿有觚宵梁為酒尊於兩壺兩瑜飲之
三日然後鯀士有澤我取其魚（見爾雅疏）傳注所引若
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有昆鶖鷟有鴈鶂鶂有白雲
自蒼梧入大梁上有高臺下有雝池若以賈市其
富如河漢昔女媧筮張雲幕枚占之曰吉昭昭九
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四國黃神將戰筮於
巫咸帝堯降二女以舜妃殺王其國常毋谷羿彈
十日明夷曰昔夏后啓筮乘龍飛以登于天睪陶
占之曰吉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卜昆吾占之
不吉昔夏后啓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占皐
陶曰不吉昔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為璿臺
於水之陽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於熒惑曰不吉
不利出征唯利安處彼為貍我為鼠勿用作事恐
傷其父昔穆王子筮卦於禺強昔常娥以西王母
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孔穎達謂偽妄之
書非殷易也按周官大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
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
四連山首艮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首坤萬
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首乾杜子春云連山伏

戲歸藏黃帝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
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列山
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姚信謂連山氏得河
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殷人因之曰
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皇甫謐謂夏人因炎
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世譜神農一曰連山氏列山氏黃
帝一曰歸藏氏張行成謂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
也有法數而未有書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先儒
謂夏殷易以七八不變者占（左氏傳穆姜筮艮之八晉語公子重耳筮
得貞屯悔豫皆八因筮之得泰之八）蓋周易以九六變者占而沙隨
程氏曰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之筮遇屯
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也季友之筮遇
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固二易辭也
既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也（夾漈
鄭氏以為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子華子曰出於
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
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 春秋演孔圖云孔子脩
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注謂夏殷
之卦名蓋憲之也 元豐中三墳書始出于唐州
比陽民家曰山氣形天皇伏戲氏本山墳而作易

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
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連山
大象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大
象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大象
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爲
六十四龜山楊氏曰是書太古河圖代姓紀曰傳
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易知
其非古書也揚雄太玄曰始於寅義取連山衛元
嵩元包卦首於坤義取歸藏司馬公潛虛亦取歸
藏云者郭璞纂淅林乎連山

子夏易傳不著錄
隋志周易二卷子夏傳殘缺梁六卷釋文序錄子
夏易傳三卷卜商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
云丁寬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唐志
二志今本十卷案陸德明音義云地得水而柔水
得地而流故曰比今本作地藏水而澤水得地而
安但小異爾束帛戔戔作殘殘又云五匹爲束三
玄二纁象陰陽今本無此文蓋後人附益者多景
迂晁氏曰唐張弧僞作孫氏曰漢杜子夏之學唐
司馬氏曰七略有子夏傳十錄六卷或云韓嬰云丁寬中經簿四卷或

書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注鄭玄敘贊云以其一故五十七
孔安國作傳値巫蠱不行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
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
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
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蓋亦略見
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
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一篇而僞
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
八篇四十六卷之數

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云孔子
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
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
二十篇以百二篇爲中候　愚按尚書大傳虞
傳有九共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
傲殷傳有帝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伏生
所傳必有所據其張霸僞書若鄭康成引胤征
曰厥篚玄黃昭我周王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
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
三朡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三統曆

譜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
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武成篇曰粤若
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
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
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畢命豐刑曰惟十有
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王莽傳引逸
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
莅政勤和天下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謂彼僞武成也又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又似周上

異於豐刑皆妄作也康成所謂亡一篇者即武
成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
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云古文又多十六
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不見孔傳劉向
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眞古文而
誤以此爲古文之書儒生賈馬等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鄭注三家同以爲
古文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馬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鄭序以爲虞夏
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百篇次第孔鄭不同
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鄭注禮記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桓
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服虔杜預亦不之見注左傳敘其紀綱云

經辰不集于房官占唯能蔽志惟彼陶唐惑不有夏洪時社又注左傳成允成功念茲在茲寧夫不
明皇天無親民之所欲太國畏其力官師相規趙岐注孟子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經篚士女湯
一征自葛始丕顯丕承韋昭注國語衆非元后何戴閱石餘爭皆以爲逸書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
揚趙岐謂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亂
其紀綱爲夏太康時晉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
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柳又以授臧曹曹授梅頤
頤於前晉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光賞爲購時已不得
乃取王肅注堯典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續之
齊姚方興得於大航以獻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方興
上孔氏傳本無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至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隋開皇二年始

得其篇然後書大備自武帝至隋開皇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傳壁者唐開
元十四年改洪範無偏無頗爲無偏無陂天寶三
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釋文序錄云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
王肅本薛氏曰唐明皇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
文多踳駁文選注引七略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後周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幷釋文本朝
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與古文並行
經二十九卷
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後得泰誓一篇
劉歆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董仲舒引白
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郊祀志引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毛詩
箋引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詩正義引
師乃鼓𥩟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
無怠又曰司馬在前周禮疏引周公曰都懋哉
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大子發拜手稽首說苑
引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
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伏生無此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
魚入舟之事與泰誓同不知伏生先爲此語抑
泰誓出後後人加此語未可知也房宏等說宣
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壞老人屋得古文泰
誓三篇別録云武帝末得於壁内獻之與傳士
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不得云宣帝時
始出也鄭康成書論云民間得泰誓墨子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
三十一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則歐陽夏侯三家所
傳及蔡邕石經是也泰誓非伏生所傳而史記儒
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盖太史公當武帝時泰

誓已出而入伏生書内故總言之孔臧與安國書
云晨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
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
邪此劉歆所謂以尚書爲備
傳四十一篇
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
隋志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
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釋文序録尚書大傳三卷
伏生作鄭康成注其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
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
以己意彌縫其間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
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中書奏此目録凡四
十一篇康成詮次爲八十三篇今本四卷首尾不
倫劉向傳贊云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唐
志又有暢訓一卷大傳篇有九共帝告以西伯戡
黎爲㦰耆冏命爲㷇命費誓爲𦴓誓吕刑爲甫刑
序又有嘉禾揜誥今本闕又引盤庚若德明哉湯
任父言卑應言酒誥王曰封唯曰若圭璧皆古文
所無漢儒五行傳其原自大傳其流爲災異之說
吴氏曰馬融鄭康成之學悉本伏生石林葉氏曰

大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歿
後何可盡據史記以平在朔易為便在伏物索隱云據大傳周禮鄭云白虎通引尚書
大傳云艸華裝之以穡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
歐陽章句　大小夏侯章句
初書唯有歐陽孝宣世立大小夏侯七錄云三家
至西晉並亡其說間見於義疏葉氏曰自漢訖西
晉言書注祖歐陽氏鄭康成云歐陽氏失其本義
郊祀志引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
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
變化實一而名六後漢輿服志永平二年乘輿服

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桓榮習
歐陽尚書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
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子郁復
刪省定成十二萬言夏侯勝從歐陽氏問建自師
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
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然則大小夏侯皆歐
陽之學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本傳曰洪範五行傳論本伏生大傳云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
沈約曰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

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歐陽氏曰箕子陳洪範條其
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考其說不相附屬向為
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
皆屬劉五行數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
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所謂旁引
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
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術之學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子歆
治左氏言五行傳頗不同隋志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劉向注
郎顗傳引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
厚受福重華留之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夏侯始昌推五行傳傳族子勝下及許商其傳與
劉向同儒林傳商善為算著五行論夏侯勝曰天久陰而不雨
臣下有謀上者對言在鴻範傳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
劉知幾史通曰周書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
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
典雅高義亦有淺末常說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
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
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隋志雜史有

周書十卷今本凡七十篇始於度訓終於器服晉
孔晁注隋唐志皆云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
王冢（晉紀咸寧五年十 得竹簡古書）然劉向班固所録並著周
書而司馬遷史記武王克殷事與此合鄭康成注
周禮儀禮引王會許叔重說文亦引逸周書馬融
注論語引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豈漢世已入中
秘其後稍隱邪今篇目比漢但闕其一繫之汲冢
失其本矣杜預注左傳轡之柔矣謂逸詩見周書
而狼瞫所稱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語今
見篇中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又引以爲上大夫受

縣之注（預注左傳既說汲 冢書始出見後序）呂氏春秋引民善之則
畜也不善則讎也楚世家引欲起無先蘇秦引綿
綿不絕蔓蔓奈何蒙恬傳引必參而伍之蕭何引
夫子不取反受其咎主父偃引安危在出令存亡
在所用谷永引記功忘過宜爲君王商傳引以左
道事君者誅楊賜引天子見怪則修德說苑引前
車覆後車戒墨子引國無三年之食非其國淮南
子引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上言者常下言者權戰
國策引魏任章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
姑與之貨殖傳引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

商不出則三寶絕說文引朕實不明以究伯父書
正義引月令云三日粤朏張衡集引乃命少皞清
皆因周書今文有無其語者豈在逸篇乎書多駁
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之士私相綴續託周爲
名孔子亦未必見也唐大衍曆議曰七十二候原
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
（謚法解此書第 五十四篇也）若周史記之名太史公謂　西
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又謂周太史伯陽讀史記
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又曰史記獨藏周室而說公
羊者以爲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

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薛氏曰先王之制諸侯
無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太史止齋陳氏曰
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小史掌之而藏周
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一子董
之於是有董史是也（秦繆日書非史記周仲尼 不采墨子曰吾見百國春
秋）

議奏四十二篇（石渠論）
論石渠者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張山拊假倉

河出圖雒出書
成王之末河圖尚在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

洛書之文朱文公曰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洪範之所自出也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正是反而置之朱震張行成皆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震本劉牧行成本邵子鶴山魏氏曰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辨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析表裏爲可疑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是朱子尚有疑於此也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鄭氏注云按北史大戴禮注乃後魏盧辯注今本云鄭氏注誤也法龜文則漢人固以九數爲洛書矣蘇氏

曰河圖洛書著於易見於論語今學者或疑焉山川出圖書有時而然魏晉之間張掖出石圖文字粲然時無聖人莫識其意爾

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書序古文本自爲一篇在百篇之後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朱文公曰書小序非孔子作或頗與經不合序云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五峯胡氏曰康誥蓋武王命康叔之辭不得不捨書序而從

經史林氏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吳氏曰先序者孔子之序猶詩之大序也再序者當時之序猶詩之小序也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注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决疑曰隋志云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爲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

酒誥脫簡一

揚子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伏生大傳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其脫簡之文與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歐陽夏侯之學不傳今無所攷以古文攷之呂大防得古文于宋敏求王欽臣如贏內國語放勛中罍伯鼎會絲史記數乃獲注周禮大命禹蔡南僞搢五瑞椒遷傳納桀木涕河厥棐惟幽亶豬夏狄瑤瓊內憂服服田力畲恩曰睿畏用六極漢書泉咎繇平谿黃作剛而寒五品不悉睿畋澮距川若丹朱冥敫三苗鳥

獸氈氈一作髦髮毛一作遽以記之艸木薪芭蜀咨諸告
惟箇輅枯龠山雝州姆野相時懋民若顛木之有
㽕栟栟一作我興受其賏西伯戡黎使百工敻求得之
傅巖至于嬀婦上不替于凶德我之不辟無有作
敃曰圛圛者澤光明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圛鄭缘賈氏所奏
曰貞曰𠂤夏氏之民叨懫有疾不念焯見三有俊
心在受德忞王三宿三祭三咤棐哲𠭊𠭊猶無他技
大命不埶一人冕執鈗維緢有稽惟其敷丹艧戭
戭善諞言𤊽火黺米旁述孱功教育子說文皆與
古文合度西曰柳穀於舊時雍辯秩東作辯秩南

四五　攷卷十七　廿七　青

僞辯秩南譌敫敫曰永寅餞入曰辯秩西成辯在
朔易曰短宅嵎夷稘三百有六旬顤畏于民嵒說文
多言也舜讓于德不台朱㪇柏譽有能俾乂惟刑之
謐哉修五禮五樂黎民祖飢亡敦侯欲有國一日
二日萬機五刑五庸哉茂哉茂哉禹拜讜言敬授
民時還瑞于群后鄙德忝帝位歌詠言聲依詠歸
假于祖禰用特質遷有無化居鮮食根食天功人
其代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詠一作忽一作采政永
始滑辯章百姓姓又作知人則悊五流有度賨淺納日
毋曠庶官敎勛乃俎欽明文思晏晏旁施象刑維

剮堋淫于家沇州海瀕廣潟榮播既都民降丘宅
土均于江海二百里任邦毋若丹朱敖天用剿剿一作
摷絕其命予則奴戮女作女鳩女房毋若火始庸
庸若矢之有志今汝戀戀若藥不瞑眩說築傅險
之野有蜚雉登鼎耳而雊自清人自獻于先王惟
先假王正厥事天既付命正厥德厥紼繁彝叶疑
彝倫攸斁毋侮矜寡而畏高明不黨不偏王道平
平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時用五紀饗用五福羞用
五事艾用三德艾時陽若悊時奧若舒恒奧若霿
恒風若鯀堙洪水三人𢧵則從二人之言曰雨曰

三六九　攷卷十七　廿八　文

濟曰圛曰蟊曰尅西旅獻豪是有負子之責於天
我舊云孩子民儀有十夫生乃王顯考文王克明
俊德克明明德祗祗畏畏顯民戴璧秉圭群飲女
無失不敢僭上帝命爾不克遠省在夏后之詷維
丙午蠢皇天既附中國民知我國有呰辨來來示
予卜休恒吉乃女其悉自學功高宗梁闇三年不
言涼一作陰毋逸以萬民惟正之共毋淫于酒毋逸于
游田不禦克奔乃惟孺子攽越惟有胥賦小大多
政則克慶之克猶繹之創串勸寧王之德武王惟
冒勿以譣人文王作孝作敬公毋困我哉生霸恫

矜乃身乃用其婦人之言尚桓桓作餽禾常敢嘗
任哲民惟刑（悊一作）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
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
用勸相我邦家天棐諶辭凭玉几畢力賞罰茲道
能念予一人王乃洮沬水我有載于西敢翼殷命
作賄息謹之命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刑罰
時輕時重罰懲非死佞極于病報以庶訖天齊乎
人假我一日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其審核之告汝
詳刑惟貨惟求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其罰百率即
我御事罔克耆壽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陳宗赤

刀鮮誓（卅一作）峙乃餱粻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維諓
諓善靖言俾君子易怠善徧言（以辭為徧）漢世諸儒所
引異字此其畧也蔡邕所書石經女毋翕侮成人
度爾口安定厥國興降不永（崇降弗祥）女比猶念以相
從各翕中勸建大命厥遺任父母弟不迪曰陳其
五行毋偏毋黨有年于茲雒乃勑乃憲既延（乃讞）
（誕）天命自亮以民祗懼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懷保
小人惠于矜寡扔勑于遊田毋兄曰今曰（無皇）人
乃訓變正刑則兄曰敬德旦以前人之微言是罔
顯哉厥世鮮光耿光黼衣扆此殘碑存於今者也

若左傳引聖有謩勳茂不茂引五子之歌衍師彼
天常四字又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無
此語（惟命不于常注無云康誥今亦）禮記引兌命（敬孫務時斂民立而正事純）
（而祭祀是為不敬）尹告（惟尹躬及湯）君雅（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
（惟曰怨）又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高宗云三
年其惟不言言乃讙甫刑曰苗民匪用命播刑之
不迪帝典曰克明峻德又以割申勸寧王之德爲
周田觀文王之德（注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古文似近之）引寏言
同而無則繹二字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
（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國語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惠于

小民唯政之恭又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
夫孟子引天誅造攻自牧宮有攸不惟臣東征綏
厥士女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惟曰其助上帝
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凡民罔不憝自作孽
不可活墨子引呂刑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三
后成功維假於民皆文字之異者至於荀子引中
蘬之言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
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亡又引康誥弘覆乎天惟文
王敬忌一人以擇先儒以爲緣妄（又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
（微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注以為伊訓今無此語又引舜曰維予從）

欲治而後漢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
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
書古文同異集爲三卷

書者古之號令

艾軒林氏曰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蓋以左右
二史分掌之秦置尚書於禁中以通章奏漢之詔
命在尚書以尚書主王言故秦漢因是名官先儒
以爲上古之書則失之 七略曰尚書直言也

逸書 附見

聖作則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命以伯禽唐誥皆

策命篇名 左傳 先其筭命 漢書 維高宗報上甲微
孔叢 孔子 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
社唯槐厥兆天子爵 白虎通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孟子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史記 吳氏曰自漢而下
書之逸者已不復見雖間出旣所未讀必不能知
其爲書如所謂先其筭命高宗報上甲微不及貢
以政接于有庠之類先儒指以爲逸書世方知之
不然孰知其爲書也

漢藝文志攷證卷一終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詩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齊魯以其國所傳皆衆人之說也毛韓以其姓所傳乃專門之學也肅宗令賈逵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晁氏曰齊魯韓三家之詩早立博士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鼓

鍾爲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爲天子之囿以木瓜爲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芣苢之類皆三家之說也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與毛詩大不類如此則其序必不同也今所畧見者韓詩之序曰芣苢傷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其詳可勝言哉韓詩序又云黍離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又謂商頌美宋襄公歐陽氏曰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又曰孔子言關雎哀而不傷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時謂爲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彭俊民曰申公得詩之約也轅固得詩之直者也以約窮理而以直行己觀其言以察其所行信有異於毛公韓嬰之所聞也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詳見詩攷

魯故二十五卷

儒林傳申公事浮丘伯受詩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有傳疑者則闕弗傳晁氏曰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後漢輿服志注引魯訓

魯說二十八卷

荀卿子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閒引詩以證其說與毛義絶異盖魯詩出於浮丘伯乃荀卿門人荀卿之學魯詩之原也劉向爲楚元王交之孫交亦受詩於浮丘伯劉向之學魯詩之流也 魯詩有韋氏學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

元王詩 不著錄

楚元王交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劉向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汝墳謂周南大夫妻作行露謂申女作式微一篇謂二人之作碩人之詩謂莊姜始至操行衰惰傅母作之新序謂衛宣公子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黍離爲王風之首向之言始末可信封事引飴我釐麰說苑引蔽芾甘棠傳曰舍

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尸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向乃元王之孫必本於魯詩

齊后氏故二十卷

后蒼事夏侯始昌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言五際流爲災異之說衡議論最爲近理伏黯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子恭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儒林傳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孫氏未詳其名

韓內傳四卷

韓生推詩之意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白虎通引韓詩內傳隋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文選注多引之後漢薛漢父子以章句數名杜撫受業於漢定章句

韓外傳六卷

隋志十卷太史公自序厥協六經異傳如子夏曰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歐陽子曰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

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

六藝論曰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

王號之曰毛詩正義云毛爲詁訓與經別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經典序錄河閒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不言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萇正義大毛公爲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序錄小毛公一云名長肅宗詔選高才生受毛詩遂行於世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傳鄭玄作箋淇水李氏曰毛之說簡而深此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氏之釋繁塞而其失愈多鄭學長於禮以

禮訓詩是按迹而議性情也魏氏曰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正義云故訓者通古今之異辭傳者傳通其義故曹氏曰許氏說文援據古文毛氏詩其文與今多異呂氏曰左氏所引詩多與毛詩合歐陽氏曰毛詩序與孟子說詩多合隋志毛萇善詩自謂子夏所傳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鄭氏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

書曰詩言志

曹氏曰在心為志詩序一言而盡作詩之本以意

逆志孟子一言而說詩之道

古有采詩之官

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叢氏曰列子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者堯之時所謂詩也尚書大傳言日月光華弘余一人者舜之時所謂詩也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則太師陳詩以觀風俗二帝之世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其施之學校以教士與禮樂書相參謂之四術至孔子始刪定著以為經

凡三百五篇

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按詩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篇攷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學不行故云三百五篇王式以三百五篇諫龔遂曰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貍首之類

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

程子曰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艾軒林氏曰古書皆以言傳惟詩以聲隸之列國風詩皆隨時而變聞其聲審其邪正而知其時俗自訓詁之學起誦詩者泥其辭而不復求其聲聲之邪正既不可辨所得於詩者特在言句之間爾

魯最為近之

林氏曰班固論三家之為詩寧有取於魯而未始及毛氏也杜欽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鄭氏注坊記以先君之思為衛夫人定姜之詩皆

魯詩也

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序録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今按詩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即高行子孟子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維天之命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仲子子思弟子

禮

禮古經五十六卷
劉歆欲立逸禮移書曰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論衡謂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儀禮疏曰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絶無師說七録云餘篇書六秘在於館志云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劉原父曰孔氏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六藝論六孔壁得之今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

傳天子巡狩禮內宰注朝貢禮聘禮注朝事儀覲禮注烝嘗禮射人注中霤禮月令注疏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月令注禮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蔡邕論本命篇通典聘禮志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七録云古經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

經七十篇劉原父曰當作十七
儒林傳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史記正義謝承云秦代有魯人高堂伯人按今儀禮士禮有冠昏相見喪夕虞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喪服傳子夏所爲白虎通謂之禮服傳鄭康成注以今古二字並之或從今或從古或疊二文別釋餘義張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也歐陽氏曰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遜不可失其七録云傳士生得十七篇

記百三十一篇
隋志云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王度記禮記注白虎通後漢輿服志注周禮疏王霸記夏官注瑞命記文選注論衡辨名記春秋疏孔子三朝記史記漢書注月

令記大學志 論案篇 雜記正義云案別錄王度記云
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隋牛弘曰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唐會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錄牛弘亦引明堂陰陽錄今禮記月令於別錄中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

王史氏二十一篇

隋志河間獻王得記一百三十一篇劉向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

曲臺后倉九篇

本傳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大小戴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七畧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 顏氏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初禮唯有后孝宣世復立大小戴禮 按大戴公符篇載孝昭冠辭蓋宣帝時曲臺記也

大戴禮　小戴禮　不著錄

二戴皆傳儀禮十七篇次第自冠昏士相見已下大小戴先後不同唯劉向別錄大射以上七篇與小戴同其下尊卑吉凶次第倫叙鄭氏用之禮記所以釋儀禮之義也陳邵周禮論叙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 按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 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畧而行於世即今禮記是也 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月令呂不韋王制漢博士所爲 今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 隋志夏小正別爲卷 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鈌者四篇重出者一篇 兩篇七十三 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不能合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耶其鈌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荀卿子取舍之說及保傅見賈誼疏閒與經子同者尚多有之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七錄云自漢諸儒爲小戴訓解

今說之

中庸說二篇

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中庸程氏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白虎通謂之禮中庸記孔叢子云子思年十六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東萊呂氏曰未冠既非著書之時而中庸之書亦不有四十九篇也此蓋戰國流傳之妄

周官經六篇

河間獻王得周官有李氏得而上於獻王獨缺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合成六篇禮記疏云孝文時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謂孝文時非也五峯胡氏曰司徒掌邦教司空掌邦土冬官未嘗闕也乃劉歆妄以冬官事屬之地官俞庭椿取其說為周禮復古編謂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程氏曰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各有羨數考冢宰六屬各六十今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名實散亡取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賈氏疏曰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鄭氏據今文注朱文公以為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然則考工記亦先秦之書謂之漢博士作誤矣馬融云成帝命劉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初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鄭康成序云鄭少贛興仲師衆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 說文引往削地兆五帝於四郊廟門容大鼏七箇孤乘夏輴亦魁氏爆牙外不嫌與今字異

周官傳四篇

詩正義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周官縣師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掌事如大司馬之灋司兵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此古者司馬灋即周之政典也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法至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

苴太史公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
之又曰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王子成甫
能紹而明之穰苴傳曰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
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
法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及司馬兵法之揖讓漢武帝詔引登車不式周
禮注引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士
卜下謀是謂參之昏鼓四通爲大鼜弓矢圍殳矛
守戈戟助疏引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
之師執鼙萬人之主執大鼓左傳疏服虔引謀帥篇
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又引五十乘爲兩
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
乘爲偏說文引騷衛斯輿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之惡
師多則人讀杜佑引上謀下鬬邉其三面開其一
面之類然其文或不見今五篇中百五十五篇今存五篇而已李
靖曰周司馬法本太史公者也按周禮注引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豈即此書所載歟大宗伯所
掌軍禮之別有五此叢子有問軍禮之篇
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
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
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胡氏曰攷舜與可以知後

世封禪之失稽懲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譏文中
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
心乎孫氏曰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
非謂自陳功於天也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論石渠者戴聖韋玄成聞人通漢隋志石渠禮論
四卷戴聖撰後漢禮儀與服志注王制疏詩疏並引石
渠論通典引石渠禮議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
臨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合
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
通漢曰鄉射合樂所以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
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所以
和百姓而同其意諸侯當有樂故不曰合樂時公
卿以玄成議是梁丘臨為黃門郎奉使問諸儒於石渠
王制不著錄
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中作王制
索隱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
篇白虎通引禮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今禮記王
制篇蓋其略也
漢儀不著錄

肅宗章和元年正月召曹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然十二篇不著于七畧蓋與律令同録藏於理官法家禮記正義云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南史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三禮注疏所引漢禮器制度通所作也隋志也士此書儀禮鄉射疏引漢禮云五武成步步六尺周禮小祝注杜子春云漢儀每街路輒祭禮記祭法疏案漢儀高帝廟圭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論衡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

凡禮十三家

文獻論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鄭氏曰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此所傳皆儀禮也文選注七畧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樂志與此志同朱文公曰臣瓚曰禮經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曲禮文之目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大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禮篇之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業爲長禮記正義禮說云正經三百動儀三千非謂篇有三千但事殊別有三千條儒林王式傳歌驪駒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注逸詩見大戴禮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朱文公

曰曲禮戴氏編禮時已亡逸故特因其首章之幸存者而雜取諸書所引與他記相似者以補續之

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劉原父云學當作與七十當作十七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朱文公曰疏云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是唐初時漢志猶未誤也

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朱文公曰士禮特畧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又曰儀禮乃本經而禮記

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

漢藝文志攷證卷二終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樂

樂記二十三篇

禮記正義云樂記者記樂之義此於別録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畧有分焉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録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王禹記二十四卷記無所録）周禮樂師注云貍首在樂記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于京太室（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史記正義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

樂經（不著）

元始四年立樂經三禮圖云舊圖引樂經云黃鍾磬（云云）周禮磬氏疏案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與三禮圖所引同今樂經亡傳莫知誰作王充論衡曰陽成子長作樂經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文選注曰陽成子張作樂）然則漢儒所作歟後漢律歷志注建初二年七月太常丞鮑鄴上言亦引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隋志有樂經四卷）沈約云秦代滅學樂經殘亡（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録所載已復亡逸）尚書大傳引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

雅歌詩四篇

文選注七畧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晉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此四篇豈即四曲歟（當攷）

雅琴趙氏七篇　師氏八篇　龍氏九十九篇

劉向別録雅琴之意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宣帝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爲人尚清靜少言語善鼓琴時間燕爲散操（向有琴頌見文選注）沈約曰別録龍氏雅琴百六篇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文選注引七畧雅暢第十七）夾漈鄭氏曰琴之九操十二引以音相授並不著辭琴之有辭自梁始（王褒傳上頌作歌詩）

叔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樂元語不著錄

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樂曰南西夷樂曰味北夷樂曰禁又云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

今易作以配祖考

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

通典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護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大司樂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雲門大卷堯大咸舜大磬禹大夏湯大濩武王大武

河間獻王作樂記獻八佾之舞

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大事記在元光五年冬十月禮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教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今曅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春秋

春秋古經十二篇

周禮小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云故春秋古經蓋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律此本然後行於世史記吳世家余讀春秋古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經十二卷公羊穀梁二家

詩正義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左氏傳三十卷

漢初出張蒼之家文帝時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

以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樂元語 不著錄

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樂曰南西夷樂曰味北夷樂曰禁又云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

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

今易作以配祖考

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

通典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護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大司樂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雲門大卷堯大咸舜大磬禹大夏湯大

漢武王大武

河間獻王作樂記獻八佾之舞

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大事記在元光五年冬十月禮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教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今曅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春秋

春秋古經十二篇

周禮小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疏云春秋古經是孔子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律此本然後行於世史記吳世家余讀春秋古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經十二卷 公羊穀梁二家

詩正義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左氏傳三十卷

漢初出張蒼之家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

以與協律之事不相謀相表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樂元語（不著錄）

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樂曰南西夷樂曰味北夷樂曰禁又云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今易作以配祖考

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

通典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護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大司樂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雲門大卷堯大咸舜大磬禹大夏湯大濩武王大武

河間獻王作樂記獻八佾之舞

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大事記在元光五年冬十月）禮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教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今曅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春秋

春秋古經十二篇

周禮小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云[illegible]春秋古經是也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律此本然後行於世）史記吳世家余讀春秋古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經十二卷（公羊穀梁二家）

詩正義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左氏傳三十卷

漢初出張蒼之家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

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
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
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歆
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
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建平
中歆欲立左氏諸儒排之謂左氏不傳春秋沈氏
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
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
之傳共爲表裏啖氏曰左氏比於二傳其功最高
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後代頗見本末因以求

意經文可知劉氏曰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
之游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眞受經作傳
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丘明自用其意說經泥
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
之意非丘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也石林葉氏曰
古者以左史書言右史書動左氏蓋左史之後以
官名氏者也所以得其目以爲傳東萊呂氏曰左
氏於定哀之間載孔子之事皆傳聞失實本不曾
登聖門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
學平帝時始立學官建武以李封爲博士復罷肅

宗令賈逵選公羊嚴顏諸生教以左氏與簡紙經
傳各一通雖不立學官然擢高第爲講郎說文引
古文左氏無以黃滑附會無松析損濱鬼神諸侯
敵主所錄誅謀出出王室以意養羣澤之目祭不
義不和癸夷蘊崇之擴部爲翰其字多與後漢言
左氏祖鄭興而賈逵傳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公羊傳十一卷

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與
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
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儒林傳胡毋生爲

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
公孫弘亦頗受焉武帝因尊公羊家何休自謂本
胡毋生條例劉氏曰公羊與二傳者大指有三一
曰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二曰張三世三曰新周
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三者皆非也隋志春秋公羊
傳十二卷嚴彭祖撰荀崧謂公羊辭義清儁斷決
明審晁氏曰既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
孰謂謂高歟又載魯子高子之辭何耶而又復有
子沈子子女子子北宮子者高之所子歟抑平地
敢壽之所子歟石林葉氏曰公羊穀梁受學於子夏此出於讖緯之書所謂說[illegible]

傳指爲有所刺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建平中歆欲立左氏諸儒排之謂左氏不傳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啖氏曰左氏比於二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後代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劉氏曰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眞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丘明自用其意說經泥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襃貶之意非丘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也石林葉氏曰古者以左史書言右史書動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名氏者也所以得其日以爲傳東萊呂氏曰左氏於定哀之間載孔子之事皆傳聞失實本不曾登聖門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平帝時始立學官建武以李封爲博士後罷歸宗令賈逵選公羊嚴顏諸生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雖不立學官然擢高第爲講郎沈文引古文左氏無以肯酒附書無松柘沉鬼神諸侯敵主所錄誅誅出出王室以悉春秋澤之以桀不義不和癸夷蘊崇之惻郢爲桀其字多異後漢言左氏祖鄭興而賈逵傳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公羊傳十一卷

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儒林傳胡毋生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武帝因尊公羊家何休自謂本胡毋生條例劉氏曰公羊與二傳者大指有三一曰据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二曰張三世三曰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三者皆非也隋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荀崧謂公羊辭義清儁斷決明審晁氏曰既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高歟又載魯子高子之辭何耶而又復有子沈子子女子子北宮子者高之所子歟抑平地敢壽之所子歟石林葉氏曰公羊穀梁受學於子夏此出於讖緯之書所謂說斷簡

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建平中歆欲立左氏諸儒排之謂左氏不傳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啖氏曰左氏比於二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後代頗見本末因以求

意經文可知劉氏曰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眞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丘明自用其意說經况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丘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也石林葉氏曰古者以左史書言右史書動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名氏者也所以得其目以爲傳東萊呂氏曰左氏於定哀之間載孔子之事皆傳聞失實本不曾登聖門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平帝時始立學官建武以李封爲博士復罷肅

宗令賈逵選公羊嚴顏諸生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雖不立學官然擢高第爲講郎說文引古文左氏無以背滿附會無松柏橫流鬼神諸侯敵主所錄談談出出王室以春秋斷澤之以衆不義不和癸夷蘊崇之揃部爲於其字多異後漢言左氏祖鄭興而賈逵傳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公羊傳十一卷

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儒林傳胡毋生爲

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孝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武帝因尊公羊家何休自謂本胡母生條例劉氏曰公羊與二傳者大指有三一曰据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二曰張三世三曰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三者皆非也隋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荀崧謂公羊辭義清儁斷決明審晁氏曰既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高歟又載魯子高子之辭何耶而又彼有子沈子子女子子北宮子者高之所子歟抑平地敢壽之所子歟石林葉氏曰公羊穀梁受學於子夏此出於讖緯之言所謂說斷讀

書文言不經見劉知幾史通曰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吳兢書目云高乃子夏弟
子

穀梁傳十一卷
韋賢夏侯勝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
吳兢書目云秦孝公時人楊士勛疏云穀梁子名
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 顏師古曰名喜 受經于子夏爲經
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
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
梁擢千秋爲郎由是行於世隋志梁有春秋穀梁
傳十五卷漢諫大夫尹更始撰劉歆曰孝宣立穀
梁後漢賈逵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晁氏曰穀梁晚
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其精
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左氏之失專而縱公
羊之失雜而拘穀梁司典刑而不縱崇信義而不
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免失之隨也石林
葉氏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
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
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又曰穀梁或記
尸子沈子其所從來亦不一鄭康成曰左氏善於
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荀崧謂穀梁文清義

約啖氏曰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精公羊詞
辯但守文堅滯或至于猶不近聖人夷曠之體
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
七錄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絕王吉能爲騶氏春秋
隋志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范升奏曰春秋
之家又有騶夾
鐸氏微三篇
太史公云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
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劉向別錄云左丘
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
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說苑魏武侯問元年於
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
之正之奈何曰明智吳起學春秋見於此
虞氏微傳二篇
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
蒼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顏安樂事眭孟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
舒仲舒弟子嬴公公弟子眭孟孟弟子莊彭祖及
顏安樂彭祖爲嚴氏學安樂爲顏氏學皆立博士

後漢張霸減定嚴氏春秋爲二十萬言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隋志董仲舒春秋決事十卷唐志春秋決獄十卷七録云春秋斷獄五卷應劭曰仲舒居家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論衡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太平御覽載仲舒決獄二事引春秋許止進藥夫人歸於齊通典載仲舒斷疑獄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劉更生傳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禮記正義引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云後漢陳元曰孝宣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

國語二十一篇

司馬遷傳贊左丘明爲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史通曰左丘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爲外傳國語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太史公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石林葉氏曰按姓氏譜有左氏有左丘氏則豈一家之言乎啖趙之徒頗知之然未有以傳其說也宋氏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說文引國語侊飯不及一食於其心侙然兵不解医其字多異

世本十五篇

周官瞽矇世奠繫注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國語曰教之世以休懼其動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注謂帝繫世本之屬天子曰帝繫諸侯曰世本司馬遷傳贊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大夫祖世所出司馬遷采世本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隋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又世本二卷劉向撰又四卷宋衷撰又云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顏之推曰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非本文也項氏曰古者亡氏必告于太史氏春秋之末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族出史職既廢宗法又亡鄭氏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

戰國策三十三篇

劉向校書錄序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

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邊通學短長蒯通語爲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短隋志三十四卷劉向録唐志缺二卷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史通曰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謂之策者蓋録而不序即簡以爲名司馬遷采戰國策姚氏校定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采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條

秦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刻石名山文

七國末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秦刻石者四嶧山琅邪臺之罘會稽

楚漢春秋九篇

陸賈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隋志九卷史通云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春秋司馬遷傳賛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劉氏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録記傳録紀史傳由是經與史分洪氏曰陸賈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屬辭若高祖之臣列侯有絳灌酈言從張耳淮陰舍人許公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録無書

東萊呂氏曰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其四曰禮書具叙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

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畧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賛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傅靳蒯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列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

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讀通鑑主父偃學長短從横術蒯通為長短）隋志三十四卷劉向録唐志缺二卷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史通曰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二卷謂之策者蓋録而不序即簡以爲名司馬遷采戰國策（姚氏校定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采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條）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刻石名山文）

七國不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秦刻石者四嶧山琅邪臺之罘會稽

楚漢春秋九篇

陸賈記項氏與漢高祖起及惠文間事（隋志九卷史通云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春秋）司馬遷傳贊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劉氏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録記傳録紀史傳由是經與史分（班氏曰陸賈書當時事所言多與史不合爾）（師古曰廣野君若高祖之臣謝公有絳灌酈言張耳淮陰舍人）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録無書）

東萊呂氏曰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敘其四曰禮書其敘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

樂書其敘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敘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敘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畧敘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傅靳蒯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列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

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
策（遺通文學短長劉通語爲長短又通優數身短說脩術） 隋志三十四卷劉
向錄唐志缺二卷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史通曰其
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
國分爲三十三卷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即簡以
爲名司馬遷采戰國策（姚氏校定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采九十餘條其事）
（異者止五條止）

奏事二十篇 秦時大臣奏事刻石名山文
七國不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
奏秦刻石者四嶧山琅邪臺之罘會稽
楚漢春秋九篇
陸賈記項氏與漢高祖起及惠文間事（隋志九卷史通云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春秋）司馬遷傳贊漢興伐秦定
天下有楚漢春秋劉氏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
秋劉歆敘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
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
錄紀史傳由是經與史分（班氏所記陸賈書當時事所言多與史不合）
（師古曰若高祖之臣有絳灌南言張耳淮陰舍人謂公）
太史公百三十篇 十篇有錄無書
東萊呂氏曰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

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
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
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
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
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
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
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
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其三曰漢興以來將
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敘其四曰禮書其敘具
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

樂書其敘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
者也其六曰律書其敘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
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
書雖亡然敘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
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
首略敘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贊乃真太史公語
也其八曰傅靳蒯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列缺
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
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工
拙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指之以

上皆太史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
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所補爾方班固時東觀蘭臺
所藏十篇雖有録無書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
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
以爲僞也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張湯傳贊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史通云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録其後劉
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
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

三百九十四 志藝文

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
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僞褒
新室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於是採其舊事旁
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爲漢書論衡曰揚子雲
録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李德林曰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
見百國春秋春秋緯曰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
六千年林氏曰伏羲氏元年辛巳或以爲甲歲軒轅氏元年戊辰或以爲辛卯或以爲甲辰舜
之年月以孟子司馬遷之言求之曆書似亦有不合者六藝論云燧人至伏

儀一百八十七代

漢著記百九十卷

劉毅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荀悅申鑒曰先帝故
事有起居注曰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通典曰漢武
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
似在宮中爲女史之任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
久不塞除之語

漢大年紀五篇

高祖文帝武帝紀臣瓚注引漢帝年紀蓋即此書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一百八十六 志藝文 十四

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與此不同
東萊呂氏曰玉藻云云說者遂以尚書爲右史所
書殊不知三典兼載言動如禹貢一篇皆紀事未
嘗有禹之言也

冥氏春秋不著録

秋官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愚
按儒林傳堂谿惠授泰山冥都顔氏有莞賜之學跡謂若
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恐非

夾氏未有書

夾氏傳十一卷有録無書然則録存而書亡也謂之未

上皆太史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
褚先生曰以不乃其所補爾方班固時東觀蘭臺
所藏十篇雖有錄無書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
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
以爲僞也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張湯傳贊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史通云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
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
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

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
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僞褒
新室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於是採其舊事傍
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爲漢書論衡曰揚子雲
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李德林曰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
見百國春秋春秋緯曰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
六千年艾軒林氏曰伏羲氏元年辛巳或以爲甲申陶唐氏元年戊辰或以爲辛卯或以爲甲辰舜
之年月以孟子司馬遷之言求之虞書似亦有不合者
六藝論云燧人至伏

儀一百八十七代

漢著記百九十卷

劉毅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荀悅申鑒曰先帝故
事有起居注曰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通典曰漢武
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
似在宮中爲女史之任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
久不塞除之語

漢大年紀五篇

高祖文帝武帝紀臣瓚注引漢帝年紀蓋即此書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與此不同
東萊呂氏曰玉藻云云說者遂以尚書爲右史所
書殊不知三典兼載言動如禹貢一篇皆紀事未
嘗有禹之言也

冥氏春秋不著錄

秋官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愚
按儒林傳堂谿惠授泰山冥都顏氏有筦冥之學路謂君

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恐非

夾氏未有書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然則錄存而書亡也謂之未

上皆太史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
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所補爾方班固時東觀蘭臺
所藏十篇雖有錄無書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
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
以爲偽也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張湯傳贊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史通云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
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
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

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
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偽
新室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於是採其舊事旁
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爲漢書論稱曰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李德林曰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
見百國春秋春秋緯曰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艾軒林氏曰伏羲氏元年辛巳或以爲甲寅陶唐氏元年戊辰或以爲辛卯或以爲甲辰舜之年月以孟子司馬遷之言求之虞書似亦有不合者六藝論云燧人至伏

儀一百八十七代

漢著記百九十卷

劉毅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荀悅申鑒曰先帝故
事有起居注曰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通典曰漢武
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
似在宮中爲女史之任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
久不塞除之語

漢大年紀五篇

高祖文帝武帝紀臣瓚注引漢帝年紀蓋即此書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與此不同
東萊呂氏曰玉藻云云說者遂以尚書爲右史所
書殊不知二典兼載言動如禹貢一篇皆紀事未
嘗有禹之言也

冥氏春秋 不著錄

秋官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愚
按儒林傳壹谿惠授泰山冥都顏氏有莞賜之學疏謂君
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恐非

夾氏未有書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然則錄存而書亡也謂之未

有書當致

漢藝文志考證卷第五終

漢藝文志攷證卷第四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論語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

家語後序云孔安國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何晏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正義曰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論語孝經爲傳也古文者科斗書倉頡本體周所用以今所不識故名古文書

正義引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釋文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說文引狐貉之厚紑衣長短右袂色孛如也文質份份不使勝食既朝服祀身臂善射小人窮斯濫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友論佞以杖荷蓧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蕢湯舟皆古文也又引論語路予之足多問王知道

齊二十二篇

晁氏公武曰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何晏序云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又軒林氏曰康成溺於章句其竄定未必當也許氏說文有所謂逸論語是康成之說未行而論語散逸已有不傳者說文逸論語曰玉粲之璱兮其瑑猛也如玉之瑩又曰璵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亦謂逸論語之文愚謂問王疑即問王也篆文相似李氏篇洪氏曰或以爲齊論正義曰齊論者齊人所傳

魯二十篇

釋文曰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皇覽引魯讀六事正義曰魯論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石經論語載盡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後漢傳有遵五迸四之文祝睦碑云鄉黨逡逡劉脩碑云鄉黨遜遜如也古今人表畢湛尾生高尾生晦厥黨童子祝佗華子成莽肸廣韻引子西彼哉彼義切集韻[illegible]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何晏序云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

曰張侯論為世所貴本傳禹為成帝師以上好論語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古而為之注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馬昭謂今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禮樂記疏）

孔子三朝七篇

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為此記凡七篇並入大戴禮蜀志秦宓曰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裴松之注案中經簿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禮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史記漢書文選注所引謂之三朝記爾雅疏張揖引禮三朝記皆此書也

孔子徒人圖法

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史記孔子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索隱云史記自子石以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史記所傳七十有七家語所錄七十有六）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僚秦冉鄡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

記曰古者胎教隋志梁有青史子一卷（文心雕龍云青史曲綴於街談）

務成子十一篇

荀子舜學於務成昭注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

荀子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宋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孟子作宋牼）又云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又引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鬭（注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鬭（宋子蓋尹文弟子）又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

寡而皆以已之情欲為多是過也

天乙三篇

賈誼書修政語引湯曰云云史記殷本紀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郊祀志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按論語子夏曰云云非孔子之言蔡邕曰小能小

國及馬融爲之傳隋開皇中祕書學士王孝逸於陳人處得之劉炫爲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唐開元中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諸儒爭難蠭起卒行鄭學許沖上父說文云古文孝經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按志云孔氏壁中古文則與尚書同出也蓋始出於武帝時至昭帝時乃獻之隋志云安國之本亡於梁亂儒者皆云劉炫自作之非孔舊本家語後序安國爲孝經傳二篇今有經無傳司馬公指解并音析鄭劉論曰古孝經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與古者四百餘

孝經一篇十八章

隋志河間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千八百七十二字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

雜傳四篇

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傳之一也

爾雅三卷

禮三朝記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illegible]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定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漢郭威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等語疑之以問揚雄雄曰記有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自古學者皆云周公作當有所據其後孔子弟子游夏之儔又有所記以解釋六藝故有張仲孝友等語劉向謂史佚教其子以爾雅艾軒林氏曰爾雅一書六籍之戶牖學者之要津也古人之學必先通爾雅則六籍百家之書皆可以類求也及散裂爾雅而投諸箋注說隨意變文從義變說或拘泥則文亦牽合學者始以訓詁之學爲不足學也釋詁釋言釋訓亦猶詩之有六義小學之有六書上齋陳氏曰古者重小學漢嘗置博士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皆有所本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浸廢韓退之尚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晁氏曰爾雅小學之類附孝經非是

小爾雅一篇

孔鮒撰十三章申衍詁訓見孔叢子李軌解一卷

古今字一卷

春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秋官大行人諭書名注書之字也聘禮記曰百名以

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說文叙倉頡初作
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
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
如也呂氏曰秦之文字多李斯趙高所定非保氏
之教也樓氏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為用後世寖
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

弟子職一篇

管子雜篇第五十九有學則蚤作受業饌饋乃食
洒掃執燭請衽退習等章朱文公曰竊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

說三篇

周禮注引孝經說蓋緯書非是之謂也

孔子為曾子陳孝道

致堂胡氏曰曾子門人纘所聞而成之晁氏曰何
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鉤命決云信斯言
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今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
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義當是曾子弟子所
為書

小學

史籀十五篇

說文叙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
異艾軒林氏曰大篆出於史籀戰國以來俱用之
許氏微得其舊體唐玄度曰秦焚詩書唯易與史
篇得全王莽之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
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晉世此篇
廢今略傳字體而已今按說文引王育說翟氏曰史籀變倉
頡之法作大篆揔天下字一以會意書法之壞自
籀始衛恒曰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元
帝善史書應劭曰史籀所作大篆安帝年十歲好學史書謹
官儀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為尚書
郎歐陽公指石鼓為籀書以前手籀書則古文科
斗也嚴延年善史書奏成於手中貢禹亦言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為右職王尊傳司隸遣假佐蘇林謂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志云尚書御史書令史則外之郡國內之諸府皆有史書吏以備劾奏也

八體六技

說文叙秦書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
書殳書隸書漢興有艸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
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
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輙舉劾之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頗改

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書即隸也尚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殳書署書加古文奇字志謂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律即尉律廷尉治獄之律也六體乃新莽之制漢興尉律所試者八體也當從說文敘所謂六技者疑即亡新六書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云殳書伯氏之職也古者文既記笏武亦書文墨藪秦始皇以祈禱名山作刻符書用

題印璽蕭何作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

蒼頡一篇

說文敘七國文字異形秦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考工記注引蒼頡篇有鞄𦬪柯欘顏之推曰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内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非本文也羅氏曰其篇雖名祖蒼頡而實異史籀龜山楊氏曰圖書之文天實兆之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秦人以吏為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況數千載之後乎揚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為之其淵原可知矣(揚子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張湯傳爰書訊鞫論報劉攽曰趙高作爰歷獄吏用之)

凡將一篇

文選蜀都賦注引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黃潤纖美宜制禪藝文類聚引凡將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唐志猶有此書今闕)說文引相如說

急就一篇

隋唐志謂之急就章顏師古敘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景慕擬而廣之元成之間列於秘府舊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篇本備加詳覈凡三十二章又見崔浩劉芳所注未善遂為解詁晁氏曰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維氏曰一本相傳是吳皇象寫比顏解本無焦滅胡以下六十三字纔三十一章而已國朝太宗皇帝嘗書此篇又於顏本外多齊國山陽兩章凡為章三十有四

此兩章蓋起於東漢按急就篇末說長安中涇渭街術故此篇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鄗縣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為高邑與先漢所改真定常山並列此為後漢人所續不疑元帝善史書游為此篇皆稍近古傳稱游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豈此類耶

訓纂一篇

揚雄傳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說文叙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志云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平紀元始五年正月徵天下通知小學史篇者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隋志三蒼三卷李斯作蒼頡篇江式曰蒼頡爰歷博學後人分五十五章為上卷按此即志所謂閭里書師合三蒼者揚雄作訓纂篇江式曰元壽中作為中卷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江式曰永元中賈叔郎撰記為下卷故曰三蒼徐氏曰賈魴以三蒼之書皆為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為三蒼史記正義引訓纂說文引揚雄說雄又為郎校書麟閣見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提三寸弱翰賷油素四尺以問異語歸即以鉛摘次於槧積二十有七歲而書成名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方言者蓋爾雅之流也卷十五劉棻從雄學作奇字林古文[illegible]林者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鄴傳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從鄴學問尤長小學鄴子林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隋志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說文引杜林說

六書

韓非子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一云自營為厶背厶為公象事周禮注云處事說文序云指事象意周禮注說文序云會意象聲周禮注云諧聲說文序云形聲周禮疏云書有六體形聲實多夾漈鄭氏曰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有子母主類為母從類為子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古三墳伏羲氏始畫八卦命臣飛龍氏造六書說文引孔子曰一貫三為王推十合一為士梟之為言續也黍可為酒禾入水也烏盱呼也貉之為言惡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儿在人下故詰屈狗叩也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未詳所出然似非孔子之言或緯書所載也

風書九千字以上 字或不正輒舉劾

羅氏曰古來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者纔百名以
上今漢代試為史者一童所記至九千字烏覩古
所謂正哉（劉歆云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鍾繇云姓謹亦時重文也）龜山楊氏
曰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
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課試之科舉劾之令
以同天下之習

古文

科斗之書始於蒼頡其文至三代不改周宣王時
雖史籀有大篆十五篇猶與科斗並行故終三代
所用者惟篆與蒼頡二體盧植曰古文科斗近於

放中　十三

為實而厭抑派俗降在小學衛宏古文奇字序云
秦改古文以為篆隸

隸書

趙氏明誠曰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
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
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
以八分為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為漢
隸（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沙隨程氏曰書苑云蔡
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
八分於是為八分書千文曰杜稾鍾隸唐孫過庭

草書譜曰元常專精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草體彼
之二美逸少兼之此以真行為隸也鍾王未嘗為
今所謂隸書者也梁蕭子雲以逸少不及元常子
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此以真行為隸
無疑本朝任玠序范度五體千文云隸則統乎義
獻鍾庾歐虞顏柳真草之輩八分則酌乎篆隸之
間此又其證也陸氏曰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
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
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愚
按唐六典注亦云隸書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

放中　十四

用徐鉉謂隸書之法有刪繁補缺之論則其偽謬
斷可知矣唐張懷瓘書斷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
王次仲所作始皇時官務稍多得次仲文簡略赴
急速之用

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
隋唐志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各一卷

注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白虎通曰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
義禮禮易智詩信也與此不同西山真氏曰六經
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屬於六藝是

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可乎哉

法秦近君

儒林傳秦恭延君增師法至百萬言近字誤

序六藝為九種

唐氏曰漢世經先出者不知後出盛傳於後世費氏易古文尚書毛詩小戴禮左氏春秋大抵初以經名家者後多不傳所謂欲速不達晁氏曰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

漢藝文志攷證卷四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儒文

晏子八篇

隋唐志晏子春秋七卷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太史公曰吾讀晏子春秋禮記注引晏子春秋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為後人采嬰行事為書故卷頗多於前志柳宗元謂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又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晏子春秋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人失在為己後之録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晁氏從此說薛氏曰讀孔叢子詰墨怪其於墨子無見皆晏子春秋語也廼知宗元之辨有自而起史通曰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春秋

子思二十三篇

隋唐志子思子七卷沈約謂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一憑援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文選注引子思子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初學記引東户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耕耜餘糧宿諸畝首今有一卷乃取諸孔叢子非本書也

曾子十八篇

隋唐志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脩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於篇第為四十九至五十八蓋後人擷出為二卷朱文公曰世傳曾子書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晁氏曰視漢亡八篇矣

漆彫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彫啓後

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彫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史記列傳漆雕開字子開蓋名啓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論語注以開為名著書者其後也

世子二十一篇

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

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

李克七篇

韓詩外傳說苑魏文侯問李克文選魏都賦注引李克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隋唐志一卷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馬摠意林引之

孟子十一篇

趙岐題辭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内篇相似志云十一篇并外書也外書今不傳論衡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法言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說苑太平御覽引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顏氏家訓引圖景失形劉知幾史通引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李善注文選引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漢伍被傳引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絶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藝文類聚引滕文公葬及惠子諫坊記注引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皆外書也說文引孟子去齊潒淅而行源源而來孝子之心不若是忩二女婐晁氏曰按此書韓愈以為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考於軻之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為然傳子云字子輿廣韻云字子居唐林謹思云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愈之說同

孫卿子三十三篇當云三十二篇

劉向校讎書録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勸學至賦篇揚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

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者仲弓也唐氏曰向慱極群書序卿事大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来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二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来以宣王時不得如

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倞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芊子十八篇 名嬰齊人

史記阿之吁子索隱吁音芊別録作芊子徐廣云阿者今之東阿正義曰藝文志吁子十八篇顏師古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誤

内業十五篇

按管子有内業篇此書恐亦其類

周史六弢六篇 師古曰即今之六韜

莊子女商曰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 釋文云本又作六韜謂文武虎豹龍犬 今六韜六卷六十篇尚書正義以為後人所作非實事也館閣書目謂周史六弢恐別是一書 通鑑外紀云志有儒家非兵書也今六韜文王武王問太公兵戰之事其言鄙俚煩雜不類太公之語蓋後人依託為之 唐氏曰春秋以前中國未有騎戰計必起於戰國之時今六韜言騎戰最詳决非太公所作當出於孫吳之後謀臣策士之所託也

甯越一篇

呂氏春秋甯越中牟之鄙夫也苦耕稼之勞謂其

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注威公西周君也志 漢云為周威王師 說苑引周威公問於甯子取士有道乎史記秦始皇紀賈生曰六國之士有甯越索隱云趙人徐廣云一作經越或自別有此人不必甯越

王孫子一篇

隋志梁有王孫子一卷馬總意林引之太平御覽引趙簡子獵於晉陽撫轡而歎楚莊王攻宋將軍

子重諫（孰以為類聚引作衛）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隋志一卷論衡福虛篇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右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近而秦繆晉文言之夫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按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也館閣書目一卷與學墨者纏子辨上同兼愛上賢明鬼神非纏子屈焉（注吳秘）

徐子四十二篇

魏世家惠王三十年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遂大破（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

魯仲連子十四篇

隋志五卷録一卷春秋正義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史記正義引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糞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柰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王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虞氏春秋十五篇

十二諸侯年表序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本傳云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史記志[illegible]不同[illegible]）

高祖傳十三篇

魏相傳奏明堂月令曰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隋志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

陸賈二十三篇

本傳高帝曰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隋唐志二卷今存道基術事輔政無為資賢至德懷慮七篇吳傳曰輔政篇曰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夫黜仲尼之書則道不尊矣烏能使高帝行儒術哉

孝文傳十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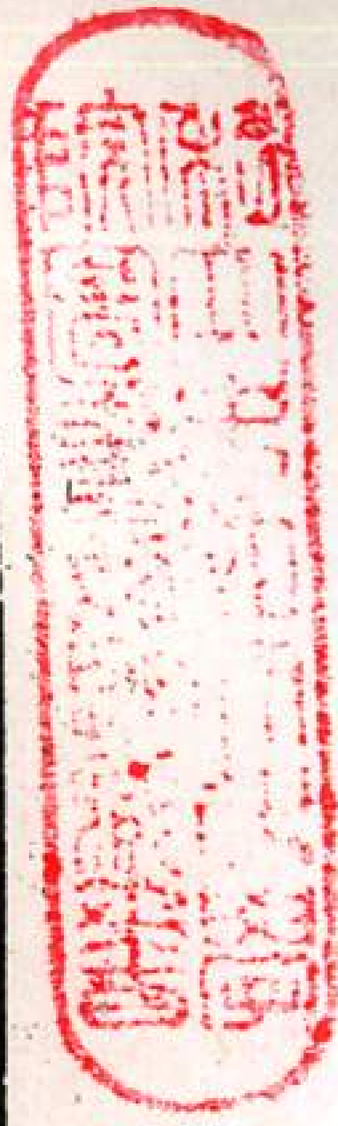
史記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也

賈誼五十八篇

本傳凡所著述五十八篇今新書十卷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或取漢書誼傳附于後（隋志云賈子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昭帝始元五年詔曰通保傅傳文顓以為賈誼作今在大戴禮第四十八篇攷之新書盖以保傅傳職胎教容經四篇合為一朱文公曰其言教太子輔少主之道與誼本傳跡語同當時以列於論語孝經尚書而進於君盖已有識其言之要者矣顏師古曰誼上跡可為大息者六今三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今攷新書諸篇其末綴以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四其餘篇目或泛論事機而不屬於是三者如服疑益壤權重諸篇是也班固作傳分散其書參差不一總其大略自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已上則取其書所謂宗首數寧藩傷藩強五美（壹動而五業附新書云五美）制不定親疏危亂凡七篇而為之自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以下以為痛哭之說與其書合至於流涕二說其論足食

勸農者是其一也而固載之食貨志不以為流涕之說也論制匈奴其實一事凡有二篇其一書以流涕其一則否是與前所謂足食勸農而為二也固既去其一則以為不足故又分解制匈奴二篇以為流涕之二說庶人上僭體貌大臣皆其書所謂大息之說也固從而取之當矣而其書又有等齊篇論當時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又皆其大息之說也固乃畧去等齊之篇不取而以銅布之篇附于食貨志顧取秦俗經制二篇其書不以為太息者則以為之（書經制非詩全文）朱文公謂新書

是平日記録藁草其中事事俱有（証有經世之才）
孔臧十篇
孔叢連叢子云臧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世
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與安國紀綱古訓遂拜太
常禮賜如三公著書十篇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
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弟
及戒子皆有義（朱文公曰孔叢子敘事至東漢然詞氣甲近亦非東漢人作所書孔臧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誤信之所載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僞造漢人文章）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
事之中文約指明後漢張純案河間古辟雍記其
奏之說苑引獻王之言司馬公曰獻王得周官左
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
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相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
明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曀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五宗世家注漢名臣奏曰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本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
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
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後漢明德馬后尤
善董仲舒書注云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七錄
隋唐志春秋繁露十七卷今八十二篇始楚莊王
終天道施三篇闕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
附也館閣書目案逸周書王會天子南面立絻無
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
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集一卷士不遇賦答制兼詣公孫弘記室其見於傳注者有救日食祝止雨書郊事對）
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
百官表少府有鉤盾令丞注鉤盾主近苑囿枚皐
傳與冗從爭注散職
鹽鐵論六十篇
車千秋傳贊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六年二月）徵文學賢
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
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
羊以為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
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
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
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



嵩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今十卷本論
第一至雜論第六十
劉向所序　新序
本傳采傳記行事者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隋
志新序三十卷說苑二十卷是也曾鞏校定十卷
雜事至善謀（叮朔元年二月癸卯上然一百八十三章）二十卷缺獻記君
（傳注引新序論京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蓋誤以向為歆）
說苑
向校中書說苑雜事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
者以類相從凡二十篇君道至反質七百八十四
章（鴻嘉四年三月己亥上）崇文總目存者五篇曾鞏復得十
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李德芻云闕反質一卷鞏分
修文為上下以足二十卷後高麗進一卷遂足
世說
未詳本傳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歸
古事悼己及同類也今其書不傳
列女傳頌圖
本傳向採取詩書所載賢妃正婦興國顯家可法
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
子（傳七篇頌義一篇）曾鞏序曰隋書及崇文總目皆十五
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
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
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蘇頌以頌義篇次
復定其書為八篇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今驗頌
義之文蓋同自叙又藝文志有頌圖明非歆作也
王回序曰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嬖等
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為卒篇傳如太史公記
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頌云畫之屏風劉向七略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
堵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
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為斷也（自周郊婦李東漢梁嫕等以時次之別為一篇）
隋志又曰向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列仙
列士傳不著錄
揚雄所序　太玄十九
本傳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
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有首衝
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
散其文（首贊測各為卷范望散於注中）蕭該音義曰案別錄告下
有玄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司馬公說玄曰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

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易以八卦相重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為八十一首易每卦有六爻合為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有九贊合為七百二十九贊皆當朞之日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易有彖玄有首易有文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棿圖告易有說卦玄有數易有序卦玄有衝易有雜卦玄有錯殊塗而同(歸欠)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誼禮也郭元亨疏云太玄潤色於君平(未知出何書)邵子曰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又曰揚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張文饒曰玄紀日於牛宿者法日也紀氣於中首者法天也以罔冥為元則艮之終始萬物神妙之理故太玄於三易實依連山而作也此[illegible]

(辛弗天侯芭賈土作贊號曰玄[illegible])

法言十三

本傳以為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胡氏曰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有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則論語且又淺近特甚有不必問不必答不必言者晁氏曰法言稱谷口鄭樸子真蜀人李弘仲元與嚴君平蜀人聞之有頼載名於法言者雄謝之雖林翁孺猶不得與也

樂四

未詳(雄有琴清英)

箴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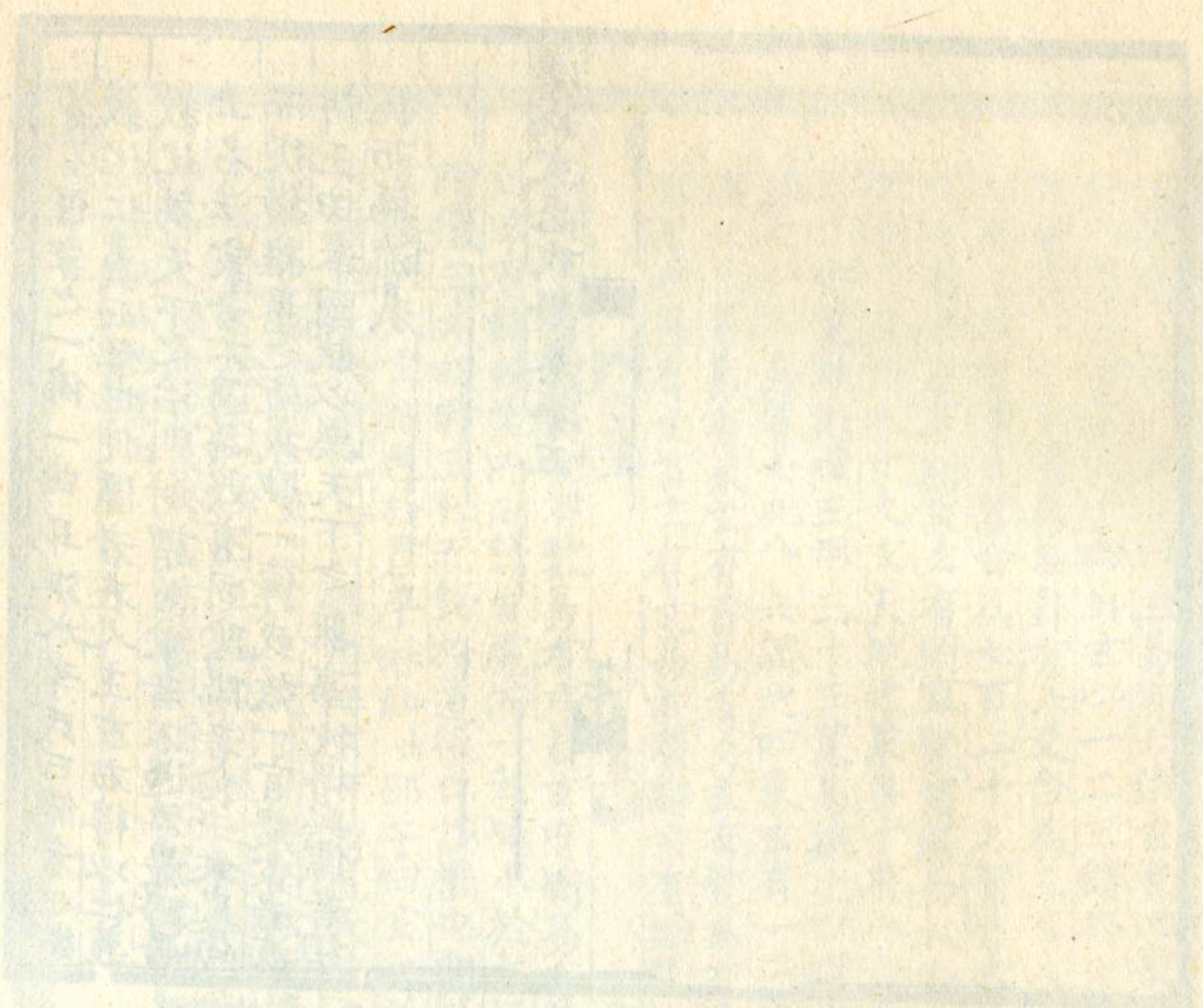
本傳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後漢胡廣傳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館閣書目二十四箴一卷州箴十二衛尉等箴十二(亦闕作箴)(觀陳遵傳)晁氏曰雄見莽更易百官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諛取利乃作司空尚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太僕司農大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箴及荊揚兗豫徐青幽冀并雍益交十二州箴皆勸人臣執忠守節可為萬世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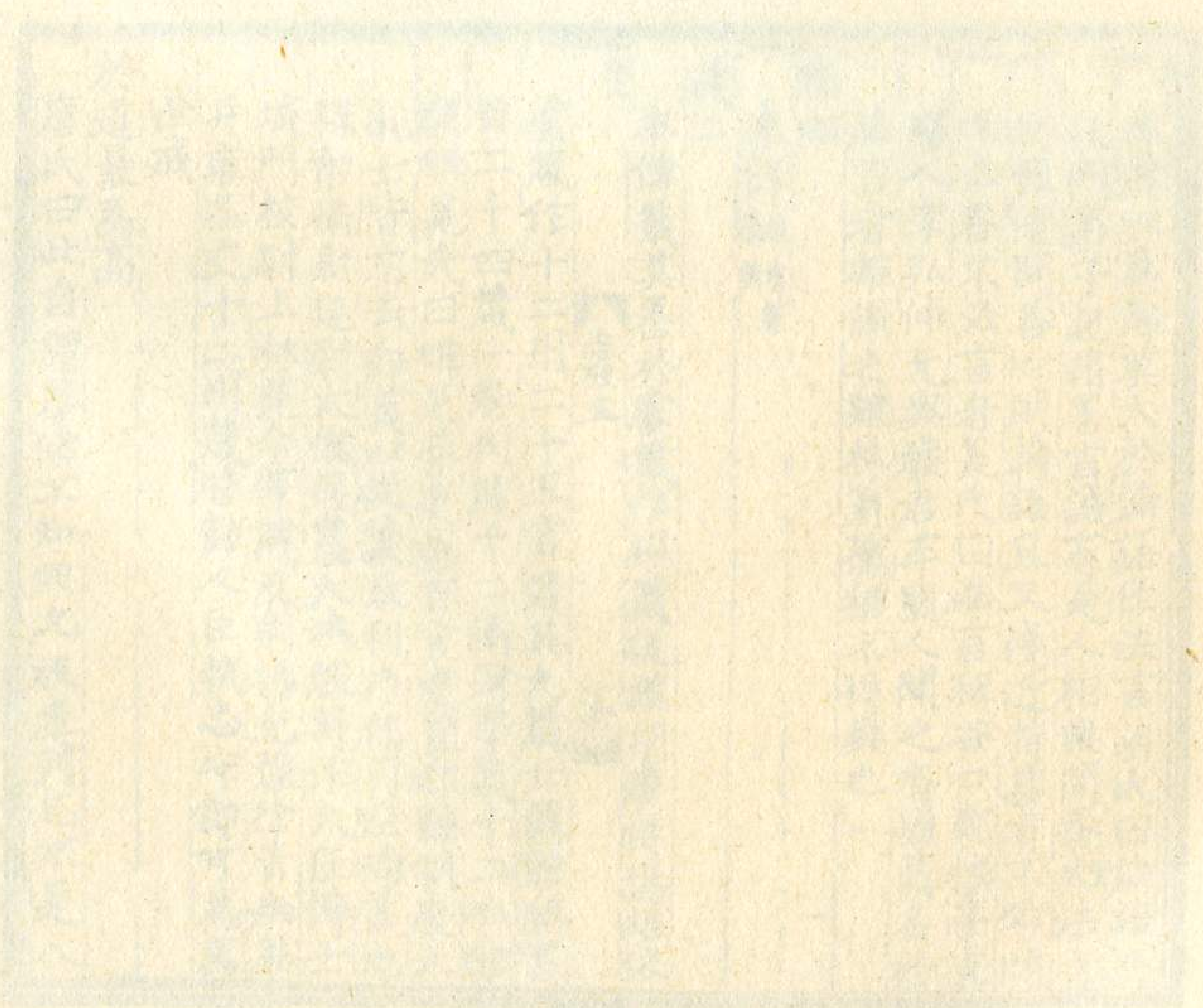
於道最為高

唐氏曰此自謂尊儒不知與九派並列已不是八

家皆儒家之一偏一曲耳淇水李氏曰儒者之術教化仁義而已也使儒者在人主左右得以仁義教化為天下之治則所謂道家者不過為叢野居士名法家者不過為賤有司陰陽者食于太史局而從横雜墨之流或馳一傳或效一官農家者流耕王田奉國賦以樂天下之無事彼得與儒者相抗而為流哉

漢藝文志攷證卷第五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道

伊尹五十一篇

說苑臣術篇呂氏春秋皆引伊尹對湯問（周書王會有伊尹朝獻商書）愚謂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伊尹所謂道豈老氏所謂道乎志於兵權謀者伊尹太公而入道家蓋戰國權謀之士著書而託之伊尹也湯誓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孔安國謂出其不意豈知伊尹者哉傳伊尹之言者孟子一人而已

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李靖曰謀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言不可以兵窮兵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齊世家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隋志有太公陰謀）文選注引七畧云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又引太公金匱太史公齊世家曰謀權于幽江淹謂六韜三畧陰符七術之屬）愚謂老氏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此太史公入道家然陰謀之術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文王之德之純太公見而知之丹書敬義之訓武王得於師尚父陰謀傾商之說陋矣

辛甲二十九篇

劉向別録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左氏傳辛甲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

鬻子二十二篇

太史公序楚世家曰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劉向別録云鬻子名熊封於楚劉勰曰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唐逢行珪注十卷十四篇（序云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賈誼新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列子天瑞篇引粥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力命篇引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陸佃曰列子所稱即南華稱解見鬻之義也今其書無之則熊之嘉言要旨亡者多矣）又小說有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筦子八十六篇

劉向序所校讎中管子書大中大夫卜圭書臣富參書射聲校尉立書太史書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今二十四卷）[illegible] 傅子曰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今本房喬注唐志謂尹知章注文選引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家見之（[illegible]）

（相州孟鮮氏古史謂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甚者以智數其民以術傾鄰國有不貴之實[illegible]）

老子

隋志梁有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注老子二卷志不著録晁氏公武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其末云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蓋三皇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孔子嘗問禮焉今載於曾子問者與五千言殊不類蓋告孔子者其所職著於書者自其所見也陸德明序録云周敬王時西出關為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尚虛無無為漢文帝時河上公作章句四篇以授帝言治身治國之要（[illegible]）

薛氏曰古文老子道德上下經無八十一章之辨今文有河上公注分八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丈人教安期再傳至于臣公其弟子盖公為曹相國師脩黃帝老子學則丈人者乃今所謂河上公也自晉世已言其教漢文帝叙述尤怪誕景迂晁氏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古本無有也傅奕能辨之王弼題曰道德經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猶近古歟（葉氏曰老[illegible]）

老子指歸（不著録）

隋志十一卷嚴遵撰列子釋文云遵字君平作指歸十四篇演解五千文

文子九篇（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

今本十二篇道原至上禮李暹注豈暹析之歟其傳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録其遺言為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志注謂似依託晁氏曰三代之書經秦

火之後幸而存者錯亂參差如爾雅周公作而有
張仲孝友是也柳宗元以為駁書曹子建表引文
子李善注以為計然今其書一以老子為宗略無
與范蠡謀議之事貨殖傳注計然其書則有萬物
録著五方所出皆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唐
志農家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荅則
與文子了不同北史蕭大圜曰陶朱成術於辛文

蜎子十三篇 名淵楚人

史記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篇 廣韻古有
楚賢者環淵 索隱正義皆無注釋今按文選枚乘七發
便蜎詹何之倫注云淮南子雖有鈎鍼芳餌加以
詹何蜎蠉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宋玉與登
徒子皆受釣於玄淵七畧蜎子名淵三文雖殊其
人一也

關尹子九篇

劉向校中祕書九篇 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 蓋公授曹相國
參相國薨書葬至孝武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
以僊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於此不出臣向父
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 永始二年八月庚子上 一字二柱三
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列仙傳云著書
九篇名關令子

莊子五十二篇

郭象注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陸
德明序録云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
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
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説若閼弈意脩之首危言游
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藝文志五十二
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 内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説三
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
去取其内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
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 成玄英疏莊周字子休 文選注太平御
覽引莊子閼弈游鳧之語荀子曰莊子蔽於天而
不知人朱文公曰莊子見道體蓋自孟子之後荀
卿諸公皆不能及韓文公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
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 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

列子八篇

劉向校中書列子五篇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
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内
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 天瑞
至説符 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

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書唯貴放逸二義乖
背不似一家之書（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柳宗元曰劉向錄
列子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
書言子產鄧析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
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
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莊周放依其辭其
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其文辭類
莊子而尤質厚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
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或謂鄭繻公字誤為繆公）東萊呂
氏曰以列子所載楊朱遇老子老子中道而歎一
章觀之則朱受學於老子不疑朱之言見於列子
者因多後人所附益為我之說亦畧可見也右林
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呂氏曰列子
多引黃帝書蓋古之微言傳久而差者玄牝一章
今見老子此戰國秦漢所以並言黃老也

老成子十八篇

列子曰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

長盧子九篇

史記楚有尸子長盧

公子牟四篇 先莊子

荀子非十二子注魏牟魏公子封於中山今莊子
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
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龍平原
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公
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

田子二十五篇

呂氏春秋曰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
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己孫臏貴勢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
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

史記世家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
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
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稷齊城門名談說之士
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鄭志張逸問云我先師
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
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西山真氏曰莊生所
述諸子墨翟禽滑釐其一也宋鈃尹文其二也彭
蒙田駢慎到其三也關尹老聃其四也莊周其五
也惠施其六也異端之盛莫甚於此時（陳駢即田駢也[illegible]）

（□二十篇子與儋列並言）七略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

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駢天□子註其學本黃老歸名法）

老萊子十六篇

史記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與孔子同時大戴禮云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

海尤之內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文選注引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

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

鶡冠子一篇

今四卷十五篇（隋志三卷）惟選至學問柳宗元辨此書

非古謂好事者偽為其書而韓愈獨稱焉謂其詞

雜黃老刑名（陸佃序曰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有十六篇）（非全書也今四篇云）（真隱傳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

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

史記正義黃帝道書十卷隋志漢時道書之流三

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其黃帝四篇老子

二篇最得深旨（黃帝書老子之書謂之黃老列子引黃帝書呂氏春秋引黃帝言文子引）（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賈誼淮南子引黃帝曰）朱文公曰黃帝聰明

神聖得之於天天下之理無不知天下之事無不

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

愈疲引年之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洞然於

智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自託

焉以信其說於後世至戰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

書以相傳授如列子所引與素問握奇之屬蓋必

有粗得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

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

東萊呂氏曰漢初黃老世有傳授觀樂毅傳贊可

考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

帝之誡可得聞歟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

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

之慎言（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亦見說苑家語）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

之法皇王大紀曰黃帝作輿几之箴以警宴安作

金几之銘以戒逸欲黃帝內傳一卷序云籛鏗得

之於衡山石室中至劉向校書見之遂傳于世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

史記接子齊人與慎到田駢同時皆學黃老（[illegible]）

（志云接子二篇）此云武帝時說當考（三輔決錄有捷子）

鄭長者一篇

袁淑真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

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今按韓

非子外儲說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
也

素王妙論　不著錄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七略云司馬遷撰史記正義云二卷今僅見此語於太平御覽（越世家注引云范蠡本南陽人）隋志梁有

太史公素王妙議二卷

道家者派

致堂胡氏曰道以天下共由而得名得道而書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書無傳老聃八十一篇槩之孔孟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世枝派分裂之弊（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太史公曰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大史公習道論六家要指言道家為長

陰陽

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史記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云云燕昭王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封禪書云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云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公孫臣上書曰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臣瓚曰以鹽鐵論及論衡並以衍言迂怪虛妄）東萊呂氏曰方騶衍推五德之運人視之特陰陽末術耳若無預於治亂之數也及至始皇始采用之定為水德以為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則其所繫豈小哉（周禮司爟注鄭司農引鄒子）

南公三十一篇

史記項羽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也正義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直隱傳居國南鄙因以為號著書言陰陽事

容成子十四篇

呂氏春秋容成作曆莊子則陽篇容成氏曰除日
无歲无內无外

張蒼十六篇
本傳蒼尤邃律歷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志截不同

鄒奭子十二篇 七略曰鄒赫子齊人為之語曰彫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
史記云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術之術迂大而閎
辨奭也文具難施

五曹官制五篇 漢制似賈誼所條
賈誼傳誼以為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
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
更奏之

公孫渾邪十五篇
公孫賀傳祖父昆邪景帝時封平曲侯著書十餘
篇

法

李子三十二篇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 史記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晉刑法志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 韓非子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臣戮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 張斐律序鄭鑄刑書晉
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並述法律之名申韓
之徒各自立制 通鑑外紀李悝為上地守欲人之善射也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商君二十九篇
太史公曰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
類正義云商君書五卷館閣書目今是書具存共
二十六篇 亡三篇 後魏刑罰志商君以法經六篇入
說於秦設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

申子六篇
史記申不害傳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
書二篇號申子注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
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元
帝紀注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
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唐
志三卷崇文總目館閣書目皆缺荀子曰申子蔽
於勢而不知知韓非子曰申不害徒術而無法公
孫鞅徒法而無術 淮南子曰商鞅之啓塞申子之三符 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

處子九篇

史記趙有劇子之言注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云處子索隱曰前史不記其名風俗通漢有北海太守處興蓋處子之後史記正義趙有劇孟劇辛是有劇也

慎子四十二篇

史記慎到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戰國時處士館閣書目一卷案漢志四十二篇今三十七篇亡唯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滕輔注荀子曰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又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史記注徐廣曰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荀子注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太平御覽引慎子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諺云不聽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皆在亡篇

韓子五十五篇

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為韓不為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于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韓安國受韓子雜家說

鼂錯三十一篇

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洛陽宋孟及劉帶同師呂氏曰申商之學亦世有傳授唐志鼂氏新書七卷隋志梁有三卷文選賓戲注引朝錯新書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顏氏曰錯不及道也而誣亦為之

漢律不著錄

晉刑法志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唐六典注李悝集諸國刑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之改法為律呂氏曰具律今之名例律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呂氏曰三篇總謂之事律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隋志漢律久亡上計律周禮典路注大樂律大胥注尉律說文敘昭帝紀注田律周禮士師注酎金律丁孚漢儀漢律會稽獻藙禮記內則注會稽郡獻鮐

醬會稽獻藾一斗 祠祉司命 能捕豺貀購百錢 婦
告威姑 祠宗廟丹書告 民不繇貲錢二十二 綺絲
數謂之絩布謂之緫綬組謂之首 䋈由絑州 及其
門首 洒濳賜以老緩裘白槖 舩方長爲舳艫 齊人
予妻婢姦曰姘 兒姅變不得侍祠 說文 吏五日得一
下沐 初學記 列侯墳高四丈 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
有差 周禮冢人注 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 周禮庶氏
注 掠者唯得榜笞立 章帝紀 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
皆應知情 孔融傳 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 漢書
文帝紀注 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 高帝紀注 人出一筭 惠帝
紀注 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欲犯法者
其時格殺之無罪 周禮朝士注 無干車無自後射
大司馬注 謠季父之妻曰報 左傳注 鬭以刃傷人完
爲城旦 其賊加罪一等 與謀者同罪 薛宣傳 郭躬父
弘習小杜律 惠帝四年除挾書律 文帝元年除
收帑相坐律令 二年除誹謗律 愚按律令藏於理官故志不著錄
風俗通 皋陶謨虞始造律 律是皋繇遺訓 漢命蕭何廣之
漢令 不著錄
晉刑法志 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
令甲 死者不可復生 刑者不可復息 宣帝紀 令甲 諸

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 哀帝紀注 令甲女子犯罪
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 平帝紀注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
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
費 蕭望之傳 令田第一 常符漏品 後漢書律曆志 著于甲令而稱
忠 吳芮傳 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 張釋之傳注 令
乙 騎乘車馬行馳道中沒入車馬 江充傳注 令丙 箠長
短有數 景帝紀 秩祿令 史記文帝紀注 宮衛令 張釋之傳注
金布令 見上 後漢禮儀志 高帝紀注 品令 百官表注 祠令 文帝紀注 祀
令 後漢祭祀志注 齋令 蔡邕表志 公令 何並傳注 功令 儒林傳序 廷尉挈
令 張湯傳 光祿挈令 燕王旦傳注 樂浪挈令 說文 廷尉板
令 應劭傳 田令 黃香傳 水令 兒寬傳 漢令逝張百人 蠻夷
長有罪當殊之 蠻夷卒有額 說文 安帝元初五年詔
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 注 漢令今亡 成帝詔曰令大辟
之刑千有餘條 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 杜周曰 前主所是著
爲律 後主所是爲令 鹽鐵論文學曰今律令百有餘篇陳
寵謂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一千六百九十
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
百八十九 刑法志 孝武禁罔寖密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 鄭昌以刪定律
令爲正本 班固以刪定律令爲清原 杜預律序曰 律以正罪名
令以存事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
范氏曰申韓本於老子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朱文公曰申韓之學淺於楊墨東萊呂氏曰六經孔孟之教與人之公心合故治世宗之申商韓非之說與人之私情合故末世宗之兼山黄氏曰九家之學今存者獨刑名家而止耳佛老氏而止耳高者喜談佛老而下者或習刑名故兩家之說獨存於世秦梁至於敗亡蘇氏曰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言稱舉之故其學至于今猶行也

明罰飭法
飭今易作勑後魏刑法志漢孝武世增律三十餘篇宣帝時于定國為廷尉集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條諸斷罪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張斐律序曰張湯制越宮律趙禹作朝會正見律鹽鐵論曰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杜周傳三尺法朱博傳三尺律令

漢藝文志攷證卷第七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名

鄧析二篇

劉向序臣所校讎中鄧析書四篇臣叙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二篇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隋志一卷無厚轉辭二篇韓非子曰堅白無厚之辭章而憲令之法息晁氏曰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今其書大旨訐而刻真其言也其間時勦取他書頗駮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荀子非十二子與惠施並言左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淮南詮言曰鄧析巧辯而亂法

尹文子一篇

莊子天下篇云宋鈃尹文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得其書始詮次為上下二篇李獻臣云仲長氏統也晁氏曰序稱當齊宣王時居稷下學於公孫龍龍稱之而志叙此書在龍書上顏師古謂文嘗說齊宣王在龍之前史記云公孫龍客于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惠文王元年齊宣沒已四十餘歲矣則知文非學於龍者也今觀其書雖專言刑名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豈若龍之不宗賢聖好怪妄言哉洪氏曰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今其文僅五千言亦非純本黃老者頗流而入於兼愛隋志二卷周之處士遊齊稷下

公孫龍子十四篇

史記趙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志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索隱謂龍即仲尼弟子非也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趙人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同馬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呂氏春秋云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

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辨淮南鴻烈
曰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揚子曰公孫龍詭辭數
萬東萊呂氏曰告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
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祖孟子累章辨析歷舉
王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矛而伐之而其技窮
唐志三卷 今一卷
惠子一篇
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
也不中荀子曰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 [illegible]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
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
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
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墨
尹佚二篇
左傳稱史佚有言史佚之志晉語胥臣曰文王訪
於辛尹注辛甲尹佚皆周大史洛誥逸祝冊正義
以為史佚淮南鴻烈引成王問政於尹佚保傅傳

丞立於後是史佚也說苑引成王問政於尹逸尹
佚周史也而為墨家之首今書亡不可考按呂氏
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
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意者史
角之後託於佚歟
田俅子三篇
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隋志梁有一卷 [illegible]
[illegible]
隨巢子六篇 胡非子三篇
隋唐志各一卷洪氏曰二書今不復存馬總意林

所述隨巢兼愛明鬼而墨之徒可知胡非言勇有
五等其說亦卑陋無過人處藝文類聚引隨巢子
曰昔三苗大亂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
身降而福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
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
而神民不違 禹產於崐石啟生於石 史記索隱引隨巢子云
夷羊在牧飛拾滿野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太平御
覽引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天賜武王
黃鳥之旗以代殷墨謂此 墨氏之明鬼也
墨子七十一篇

館閣書目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為七十一篇亡
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一本自親士至雜守為七十一）
（葛所存六十一篇且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一十三篇晁氏曰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辯
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韓非子曰有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之墨墨離為三荀子曰墨子有
有於齊無見於畸又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晉魯勝注墨辯其敘曰墨
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
以正刑名顯於世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
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史記云墨翟宋之大
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
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

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莊子天下
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
墨又云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呂氏春秋墨
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
孟勝曰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此即莊子所
謂巨子也

從橫

蘇子三十二篇

鬼谷子三卷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
鬼谷也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
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鬼谷子
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乃蘇秦書明矣東萊
呂氏曰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
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故言權變辯智之士
必曰三晉兩周云石林葉氏曰蘇秦學出於揣摩
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
苟可入者則為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求說周周
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求說秦秦孝公不能
用則去而之燕幸燕文侯適合而從說行其所以

說周者吾不能知若秦孝公而聽之則必先為衡（太平御覽）
說以㗌六國何有於周此蘇秦所以取死也
（引鬬子曰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蔽以翳明術以隱聽鬻以抑駛後漢王符傳注引蘇子曰人
生一世若朝露之宅於桐葉耳其與幾何御覽又引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銷翠以羽殃身蚌以
珠致破）

鬼谷子（不著錄）

晁氏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
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
事尹知章敘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
章（一云十二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一云變轉丸胠篋三章）秦儀

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梁陶弘景注柳子厚嘗曰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言妄亂世難信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言益隘使人狙狂失守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紿激訐揣測憸滑之術悉備於章學之者惟儀秦而已始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昔倉頡作文字鬼為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為耶世人欲知鬼谷子者觀二子言略盡矣劉氏洷曰老之翕張

儒之闔闢其與鬼谷往來如環鬼幽而顯者也谷扣而應者也藏幽露顯一扣一應信如其名哉說苑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

闕子一篇

太平御覽引闕子云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又云吳章莊吉之調又云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黃金之鉤錯翡翠之綸藝文類聚引闕子云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云云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又云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

蒯子一篇

蒯通傳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史記通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主父偃二十八篇

說苑引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

縱橫

東萊呂氏曰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胡氏曰秦合六國從儀以秦衡不再歲其約皆解蘇氏曰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葉氏曰從人之與衡

人相去遠矣太史公言張儀之惡甚於蘇秦韓非子曰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周去秦為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

雜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

田蚡傳學盤盂諸書注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文選注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誡法或於鼎名曰銘書盤盂中所以為法戒孟康曰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槃杅之誡梁簡文帝云盤盂寓殷高之辭

大命三十七篇

賈誼書脩政語引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太史公大宛傳法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尉繚二十九篇

兵形勢又有尉繚三十一篇隋志尉繚子五卷今二十四篇天官至兵令言刑政兵戰之事其文蓋有附會者首篇稱梁惠王問意者魏人與秦始皇紀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

尸子二十篇

史記楚有尸子注劉向別錄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幷誅乃亡逃入蜀造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後漢書注尸佼作書二十篇內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內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呂覽上蹏尸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隋志二十卷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本淑書目存四卷館閣書目止存二篇合為一卷爾雅疏引廣澤仁意綽子篇宋書禮志引禹治水為喪法古今人表注雒陶已下皆舜之友也並見尸子穀梁傳引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

夫已多乎道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史記呂不韋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凡八十三篇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凡三十六篇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有孟春等紀凡六十一篇是書以月紀為首故以春秋名高誘注二十六卷月令本十二月紀之首章東萊呂氏曰不韋春秋成於始皇八年按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涒灘者申也通鑑皇極經世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後呂氏春秋二年不韋當時人必不誤蓋後世筭歷者之差也不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舛異如此

豈一字不能增損乎司馬遷傳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淮南内二十一篇

淮南王安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内篇新出上愛秘之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揚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許慎注標其首皆曰閒詁自名姓曰記上

伯象先生一篇

新序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術博觀四方之事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

荊軻論五篇

文章緣起司馬相如作荊軻贊文心彫龍相如屬詞始讚荊軻

農

神農二十篇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晁錯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地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呂氏春秋引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管子引神農之教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十倍氾勝之書亦引神農之教劉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黄帝而後入說

野老十七篇

真隱傳六國時人遊秦楚間年老隱居著書言農家事因以爲號

尹都尉十四篇

劉向別録云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韭葱諸篇北史讀人國云勝教尋氾氏之書露葵蔽尹君之録唐志尹都尉書三卷

氾勝之十八篇氾音凡

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氾水因改焉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爲燉煌太守隋唐有氾勝之書二卷月令注農書曰土長冒橛國語注引春士[illegible]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正義云先師以爲氾勝之書周禮草注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疏云漢時農家氾勝爲上後漢劉般傳注文選注藝文

學記太平御覽皆引之（隋食貨志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

蔡癸一篇

食貨志宣帝時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太平御覽崔元始正論曰宣帝使蔡癸校民耕相三犂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挽樓皆取備焉一日種頃田

蓋出於農稷之官

呂氏春秋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以窐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食貨志后稷始甽田

小說

伊尹說二十七篇

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呂氏春秋伊尹說湯以至味（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即應劭所引蓋戰國之士謂伊尹以割烹要湯故為是說孟子辯之詳矣）

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注引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三歲任君凡九品圖畫其形

青史子五十七篇

風俗通義引青史子書大戴禮保傅篇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隋志梁有青史子一卷（文心雕龍諸子篇青史曲綴於街談）

務成子十一篇

荀子舜學於務成昭注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

荀子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宋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孟子作宋牼）又云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又引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注莊子言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鬬宋子蓋尹文弟子）又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是過也

天乙三篇

賈誼書脩政語引湯曰云云史記殷本紀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郊祀志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按論語子夏曰云云非孔子之言蔡邕曰小能小

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蓋因此志之誤
相反而皆相成也
致堂胡氏曰夫仁以親親義以尊尊施之雖有等
衰裴端則非異道故事父孝則忠可移求忠臣則
於孝子未聞相反之理也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
繞曰墨則二本曰從橫則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
棄也其歸豈足要乎儒家者流因修六藝矣列儒
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
藝者無所名家謂誰氏耶何以言之多舛也

漢藝文志攷證卷八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屈原賦二十五篇

離騷經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王逸曰武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安傳云為離騷傳 隋志其書今亡）劉向分楚辭為十六卷屈原八卷（九辨亦謂原作 王逸云宋玉）隋志原著離騷八篇班固叙贊二篇太史公曰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者之地理志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

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漢興吳王濞招致娛游子游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淮南王安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朱買臣召見言楚辭宣帝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朝見誦讀七略曰宣帝詔徵被公見誦楚辭被公年衰母老每一誦輒與粥）平園周氏曰詩國風及秦不及楚已而屈原離騷出焉衍風雅於詩亡之後發乎情主乎忠直殆先王之遺澤也謂之文章之祖宜矣艾軒林氏曰江漢在楚地詩之萌牙自楚人發之詩一變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宋玉賦十六篇

隋志宋玉集三卷王逸云屈原弟子楚辭九辯招魂文選風賦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賦古文苑大言小言釣笛諷賦朱文公謂辭有餘而理不足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

楚辭哀時命

賈誼賦七篇

朱文公曰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惜誓弔屈原服賦）古文苑有旱雲虡賦隋志梁有賈誼集四卷

枚乘賦九篇

古文苑有梁王菟園賦文選注枚乘集有臨霸池遠訣賦隋志乘集二卷（文選有七發）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朱文公曰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子虛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辭大人之於遠遊其漁獵又泰甚然亦終歸於諫也特長門哀二世賦二篇為有諷諫之意艾軒林氏曰相如賦之聖者隋志集一卷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隋志集一卷梁二卷劉向別錄淮南王有薰籠賦

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

楚辭招隱士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

孔臧賦二十篇

孔叢子云臧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隋志梁有漢光祿大夫虞丘壽王集二卷埶文類

聚有驃騎論功論而賦不傳

上所自造賦二篇

外戚傳有傷悼李夫人賦文選有秋風辭溝洫志有瓠子之歌二章隋志武帝集一卷唐志二卷

劉向賦三十三篇

楚辭九歎古文苑請雨華山賦文選注雅琴賦隋志向集六卷唐志五卷今所存十八篇別錄曰向有芳松枕賦

王褒賦十六篇

本傳作甘泉洞簫頌楚辭有九懷文選注有碧雞

頌隋唐志褒集五卷

枚皋賦百二十篇

本傳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司馬遷賦八篇

埶文類聚有悲士不遇賦隋志遷集一卷唐志一卷

揚雄賦十二篇

本傳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甘泉河東校獵長楊志云入揚雄

八篇蓋七略所略止四賦也古文苑有太玄蜀都逐貧賦文選注有覈靈賦隋志雄集五卷

孫卿賦十篇

荀子賦篇禮知雲蠶箴又有佹詩隋志荀況集二卷唐志二卷

東暆令

地理志縣在樂浪郡

雒陽錡華

左傳分康叔云云殷民七族錡氏

別栩陽賦

庾信哀江南賦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蓋亭名也

華龍

蕭望之傳華龍宣帝時與張子僑等待詔（志云張子僑）

雜賦

成相雜辭十一篇

荀子成相篇注蓋亦賦之流也朱文公曰凡三章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託聲詩以諷時君若將以為工師之誦旅賁之規者其尊主愛民之意亦深切矣相者助也舉重勸力之歌史所謂五羖大夫死而舂者不相杵是也（成相助力之歌）淮南王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劉向別錄有行過江上弋鴈賦行弋賦弋雌得雄賦

隱書十八篇

文心雕龍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已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眢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諫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與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晉語有秦客廋辭於朝（注廋隱也東方朔曰乃與為隱耳）新序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

歌詩

高祖歌詩二篇

大風歌亦名三侯之章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鴻鵠歌朱文公以為卒章意象蕭索非復三侯比矣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

史記樂書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禮樂志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郊祀志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

周禮旄人注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樂府集有黃門倡歌一首

史詩賦百六家

唐氏曰武帝好文詩賦特盛然五種凡百六家千

三百一十八篇而已非若後世濫取至不可勝計

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謂為大夫也

自孝武立樂府

禮樂志孝惠二年有樂府令夏侯寬似非始於武帝又云孝武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元帝時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於樂府呂氏曰太樂令丞所職雅樂也樂府所職鄭衛之樂也樂府雖鄭衛之聲然天子所常御上至郊廟咸用焉采詩卽古之采詩也哀帝罷樂府非鄭衛之音者條奏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不可罷者夜誦員五人亦在其中蓋雅樂也樂府

集漢鐃歌十八首陸歐擬李大人及貴人中山王孺子妾歌臨江王節士歌吏肩吾擬未央才人歌古今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

三百五十九　卷八十一　七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兵權謀

史記孫武見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正義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杜牧注孫子序曰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始詞至用　隋志梁有孫子八陳圖一卷周禮東漢注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　鄭氏曰圖經也書緯也七略收書不收圖唯任宏校兵書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武經總要曰今之秘府所存孫府書惟十三篇無圖其所言皆權謀之事極為精密戰國如二孫吳起輩號善用兵者而著書皆有圖漢名臣如韓信子房刪定亦著其法周公亦與司馬教坐作進退之度蓋陣法者所以訓齊士衆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歐陽氏曰孫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廬闔廬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強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蘇氏曰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義盡然起

三百五十六　卷八十二　八

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入楚楚後伯而
武之所為乃如是書之不足信固矣
齊孫子八十九篇 圖四卷
通典引孫臏曰用騎有十利呂氏春秋孫臏貴勢
司馬遷傳孫子臏臏兵法備列
吳起四十八篇
隋志吳起兵法一卷今本三卷六篇 圖國至勵士 所闕
亡多矣唐氏曰司馬法在六藝兵法始孫吳皆後
世變詐之兵非古之兵書也雜陰陽神農黃帝之
號皆託也

三千
范蠡二篇
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注引范蠡兵法春秋正
義賈逵以旝為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
石之事以證之文選注引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
行三百步東萊呂氏曰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
多與管子勢篇相出入
兒良一篇
呂氏春秋兒良貴後亦見賈生過秦
省伊尹太公
刑法志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
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蘇氏曰世之論伊尹太
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詡
無異夫陳平賈詡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
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石林葉氏曰墨翟以太
公於文王為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為文
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吾意六韜所傳
雜出春秋戰國以來兵家遊說間好事者始掇為
書而名之故獨號出且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
宗太公以為大謀司馬遷亦嘗言之矣而不能是
正遷蓋多愛而好奇者哉

三夫
兵形勢
蚩尤二篇
高帝紀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注應劭曰蚩尤古
天子好五兵瓚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管子五行篇
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則黃帝之相亦有蚩尤
隋志梁有黃帝蚩尤兵法一卷
繇敘二篇
古今人表繇余即由余疑敘當作余李筌太白陰
經云秦由余有陣圖
魏公子二十二篇 圖十卷

史記公子無忌為魏上將軍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公子威震天下諸侯之客各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史記注引七略云圖七卷

項王一篇

史記本紀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東萊呂氏曰此

陣即馬隆所謂魯公不識者也陣者兵之末羽以不仁失天下亦不在一戰利鈍之間然羽少學兵法畧知其意即不肯學負其雄才高氣而無沉深縝密之度其病卒見於此時是故驁大而忽小者君子懼焉

兵陰陽

太壹兵法一篇

隋唐志黃帝太一兵歷一卷武經總要太一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一之南總十六神知風雨水旱金革凶饉陰陽二局存諸秘式星文之次舍分

野之災祥貴于先知逆為之備用軍行師主客勝負蓋天人之際相參焉

黃帝十六篇圖三卷

胡建傳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顏師古注李者法官之號總主征伐刑獄之事故稱其書為李法管子后土為李說苑云黃帝理法

封胡五篇

通典衛公兵法守城篇曰禽滑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五六十事皆煩冗不便於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約封胡子伎巧之術

古今人表封胡在上中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

鄭康成云風后黃帝之三公也館閣書目風后握機一卷晉馬隆略序卷首言本有三其一三百六十字其一三百八十字呂望所增其一行間有公孫弘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今本載所增字亦有公孫弘語薛氏許定云握奇經別有續圖記金革旗麾進退趨闘之法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云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李靖問對云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嚴從依

風后大旨為圖以擬方陳（隋志黃帝出軍風后行軍秘術二卷）後漢張衡傳注春秋内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武經總要曰大撓造甲子推天地之數風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奧

力牧十五篇

李筌太白陰經云風后演握奇圖復置虛實二壘力牧亦創營圖抱朴子云黃帝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

鬼容區三篇

封禪書鬼臾區號大鴻（古今人表注史容聲相近）素問鬼臾區

曰積考太始天元冊文

地典六篇

後漢張衡傳師天老而友地典注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論語摘輔象云知命窺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

師曠八篇

隋志師曠書三卷後漢蘇竟傳云猥以師曠雜事軋自眩惑注雜占之書也方術傳序師曠之書注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占災異（淮南子曰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又小說有師曠六篇）

萇弘十五篇

淮南鴻烈曰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周室史佚萇弘封禪書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

推刑德

尉繚子天官篇梁惠王問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人事而已矣淮南子兵畧訓注刑十二辰德十日也（又天文訓云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

兵技巧

五子胥十篇圖一卷

唐志伍子胥兵法一卷文選注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内經武經總要云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

逢門射法二篇
注子羿逢蒙不能睥睨荀子羿蠭門者善服射淮
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孟子逢蒙學射於羿龜
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注引七略有蠭門
射法後之言姓者皆作逢呂氏春秋蠭門始習於甘蠅王褒傳云
逢門子
李將軍射法三篇
李廣傳世世受射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李廣以大黃射其裨將注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

三十三　志六八　十五

以大黃參連弩愚按周官五射參連其一也李陵
發連弩射單于注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張晏曰
三十絭共一臂劉氏謂如今合蟬或併兩弩共一
弦之類秦始皇自以連弩候射大魚地理志南郡
有發弩官武經總要曰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
畏服也古者有黃連百竹八檐雙弓之號絞車擘
張馬弩之差今有參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遺法
若乃射堅及遠爭險守隘矝聲勁勢遏衝制突者
非弩不克然張遲難以應卒臨敵不過三發四發
而短兵已接故或者以為戰不便於弩然則非弩

不便於戰為將者不善於用弩也
蒲苴子弋法四篇
列子詹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古善弋射
者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
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
淮南子曰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張茂先詩蒲盧縈繳神感飛禽即蒲且
劍道三十八篇
史記自序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又序孫吳
傳云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日者
傳褚先生曰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

三十六　志六八　十六

名天下東方朔十五學擊劍
手搏六篇
廿延壽試弁為期門注弁手搏哀帝紀時覽卞射武戲
注手搏為卞角力為武戲刑法志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
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武帝紀元封三年春
作角抵戲
蹴鞠二十五篇
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
時記黃帝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才也今
軍無事得使蹴鞠有書二十五篇史記霍去病穿

域蹹鞠正義徐廣云穿地為營域按蹵鞠書有域說蓋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𠀤講武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蹵蹹而戲也揚子云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蘇秦傳臨淄民六博蹴鞠

黃石公記不著錄

後漢光武詔報臧宮馬武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注即張良於下邳圯所見老人出一編書者隋志黃石公三畧三卷梁又有黃石公記三卷館閣書目黃石公素書一卷凡六章恐依託

墨子

史記墨翟善守禦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列子云墨翟之飛鳶韓非子云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曰不如為車輗者巧也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後漢書注引墨子備城門篇

張良韓信序次兵法

高帝紀韓信申軍法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

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淮海秦氏曰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龎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

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為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天文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老子師之
說苑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
泰階六符一卷
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
日因奏泰階之事注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功臣表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日旁占驗曰鄧弱
以長沙將兵侯天文志云正朔所候決於日旁日
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隋志夏氏日旁氣一卷許氏撰魏氏日旁氣圖一卷
夏氏日月傳不著錄
天文志夏氏日月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
位也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五行志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
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劉向傳漢興
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今連三

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
月而一發古今罕有天文志高帝七年月暈圍參
畢七重占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
也昴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宋祖冲之曰漢載
四百食率在晦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隋志有海中星占星圖
海中占各一卷即張衡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
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景以八月自海中
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衆星粲然其明大者

甚衆圖所不載莫辨其名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淮南子天文訓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
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
胃昴畢魏觜巂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
軫楚又有二十八宿臣分未詳呂氏曰十二次蓋戰國言星者以當時所有之國分配之通典曰當吳之未亡天下列國尚有數十韓魏趙三卿又未為諸侯晉國猶在自吳滅至分晉凡八十六年時既不同吾為分配春秋正義曰星紀在於
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遥屬戌亥之
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

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
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
而聞之

甘氏歲星經 不著錄

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注
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
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 史記正義甘德楚人作天文星占八卷隋志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春秋分記曰歲星所在傳有明文考之諸家所春紀述為詳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蒲本數則為超辰之限

石氏星經 不著錄

史記天官書索隱曰歲星在正月晨見東方之名
已下皆出石氏星經天文志兼載甘氏 周禮疏月令正義引 石氏星經隋志石氏星經簿讚一卷史記正義石申作天文八卷 郎顗傳引石氏
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

巫咸五星占 不著錄

隋志巫咸五星占一卷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
者殷商巫咸晉陳卓揔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
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
紀乾象新書云天文錄并諸家占書所載石申甘
德巫咸三家星座共二百八十三座總一千四百
六十四星年代寖遠宿次舛訛驗天文則去極不
同曠星書則次舍靡定將司天監銅渾儀測驗周
天星次較定前書舛缪天道具列于左石申列舍
星二十八座共一百六十六星赤中官星五十四
座共三百一十八星赤外官星三十八座共二百
七十一星赤甘德中官星五十九座共二百一星
黑外官星三十九座共二百九星黑巫咸中官星
九座共三十一星黃外官星二十座共九十五星
黃石申紫微垣星一十二座共五十四星赤甘德
紫微垣星二十座共一百一星黑巫咸紫微垣星
四座共一十八星黃

周髀 不著錄

隋志天文始于周髀一卷按周髀云昔者周公問
於商高曰 晉天文志周公受於殷商盖字誤也 竊聞乎大夫善數請
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
可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
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
折矩以為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
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
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

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注北極之下高人所居六萬里滂沲四隤而下天之中央亦高四旁六萬里故為形狀同歸而不殊途高齊轂而易以陳故曰天似蓋笠地法覆槃方數為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為笠也青黑為表丹黃為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句句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唯所為耳周公曰善哉榮方曰周髀者何陳子曰古時天子治周此數望之從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趙君卿序云渾天有靈憲之文蓋天有周髀之法信都芳著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

星傳 不著錄

天文志引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又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又引月南入牽牛戒月入畢五行志劉向以為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

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

周禮保章氏注五星有贏縮圜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盈虧朓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後魏天象志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也

歷譜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

律歷志張壽王上書言黃帝調歷漢元年以後課諸歷案漢元年不用調歷壽王及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壽王歷乃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後漢志黃帝造曆元起辛卯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晉杜預云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

顓頊歷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歷十四卷

後漢志顓頊造曆元用乙卯漢興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帝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唐志大衍曆日度議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帝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宋志祖沖之曰案五紀論黃帝

歷有四法顓帝夏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孰識其
正顓帝曆元歲在乙卯而命曆序曰此術設元歲
在甲寅
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書正義云古時真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
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詩正義
云今世有周曆魯歷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速盈
縮考日食之法而年月往往參差又云劉向五紀
論載殷曆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後漢志夏用丙寅
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宋祖沖之曰夏歷
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殷歷日
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歷以八十一為日法
春法青食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失二十
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
春秋正義釋例云今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殆末世
好事者為之非真也長歷稱凡經傳有七百七十
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百
二十九日失三百五十日唐大衍日度議曰顓頊
度及魯曆南方有弧無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
中氣議曰殷曆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

周曆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合朔議曰
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曆魯曆先一日者
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曆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
九其偽可知矣晁氏曰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湯
受天命放南巢實甲寅之歷也是為成湯之元不
踰年而改元革命畢乎繼世之君也考靈曜命歷
序皆本於甲寅元後漢志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
所援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却二日漢延光二年亶誦施延
熹平四年馮光陳晃皆言歷元不正當用甲寅為
元議郎蔡邕議之曰歷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
六家各自有元晁所據則殷歷元也然則甲寅為
殷湯之元也審矣古諸儒生皆以為孔子用殷甲
寅歷漢劉洪於歷最善其表言曰甲寅歷於孔子
時效竊以春秋緯命歷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譜
所謂商起庚戌終戊寅者非也帝王譜謂湯元年
壬寅一行歷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程氏春秋
分記曰周歷惟閏法多差考氏所載舉以失閏爲差
漢元殷周諜歷十七卷
史記三代世表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
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十二

諸侯年表云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度二卷
後漢曆志賈逵論曰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
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春秋正義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
土二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
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
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
周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隋志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并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藩溢志王績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劉杳曰桓
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
柳芳曰司馬遷因周譜明世家大戴禮有五帝德
帝繫篇隋志漢氏帝王譜三卷龜山楊氏跋春秋
公子血脉譜其傳本曰荀卿嘗仕於楚矣不用故
退死蘭陵而史不記其歲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

秦之門而是書秦譜乃下及乎項滅子嬰之際吾
知其非荀卿氏作明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
國之君得姓受氏譜牒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據於
春秋之學尤闕然也而是書旁穿曲貫枝分派別
較然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者不能為也
日晷書三十四卷
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黄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
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
儀
許商筭術二十六卷
藩溢志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筭能度功用
九章筭術不著録
周禮保氏九數鄭司農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
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疏
曰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筭術而言重差夕桀句股
此漢法增之後漢鄭玄傳通九章筭術注周公所
作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均輸方程旁要盈不足句股馬續傳善九章
筭術注劉徽九章筭術曰商功五均輸六盈不足七方程八並無重差夕桀
禮記正義重差差分也去旁要以句股替之是為漢之九數馬融干寶云今有夕桀各為一篇未知所出梅福傳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顔師古曰

九九筭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魏劉徽九章筭經序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遂㸃紀協律呂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周公制禮有九數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筭命世蒼等因舊文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夏侯陽筭經序筭數起自伏羲而黃帝定三數為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筭術紀遺云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謂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從億至載終於大術

高祖紀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程者權衡斗桶丈尺之法式說文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也又

九章術漢許商杜忠吳陳熾魏王粲並善之

五紀論不著錄

律歷志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後漢曆志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

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劉歆作三統歷及譜三代各據一統天統子地統丑人統寅春秋緯樂緯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殺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鷄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朱文公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二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

五行

堪輿金匱十四卷

周禮保章氏注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占夢注今八會其遺象跡案堪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又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鄭荅張逸問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有癸亥十月丁巳為陰陽交會史記日者傳褚先生云孝武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堪輿家曰不可後漢王景參紀衆家數術之書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為大衍玄基唐呂才曰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首五姓後魏殷紹以黃帝四序經文撮要為四序堪輿揚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注張晏曰堪

實天地摠名孟康曰神名造圖宅書者淳厭引堪輿言九月日體在大火

鍾律寀應二十七卷
隋牛弘傳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
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
雷必發聲見風俗通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
日者傳叢辰家曰大凶

泰一二十九卷
日者傳太一家曰大吉後漢高彪傳天有太一五
將三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東
萊呂氏曰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
因有大乙九宮之說其說具於鍼經

風后孤虛二十卷
龜策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注六甲孤虛法甲子
旬中無戌亥戌亥為孤辰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
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
孤子丑於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為
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為虛甲寅旬
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為虛隋志遯甲孤虛記
一卷伍子胥撰吳越春秋計碩曰孤虛謂天門地
户也後漢方術傳注孤謂六甲之孤辰對孤為虛
趙彥為宗資陳孤虛之法從孤擊虛以討賊孟子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正義云孫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

羨門式法二十卷
日者傳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周禮太史抱天時與
大師同車鄭司農云抱式以知天時唐六典三式
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刻
十二神下布十二辰月令正義按陰陽式法梁元
帝洞林序云羨門五將韓終六壬司馬相如傳注羨門碣石仙人羨門高也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
淮南子兵畧訓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
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注奇賌之數奇秘
之數非常術史記倉公傳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
咳術咳與胲同抱朴子云黃帝嘗致戰則納音之策左傳
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姓之有五音盖也況於此

翼氏風角不著錄
翼奉傳注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
利在亥水利在辰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

午金刑于酉郎顗傳注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蔡邕傳注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晉天文志京房著風角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隋志翼奉風角要候十一卷翼氏占風一卷京房風角要占三卷風角五音占五卷郊祀志注翼氏風角五總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

中庸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土神則智水神則信朱文公曰知信字位置不能不廿二張文饒曰五運六氣天之五行也五音六律地之五行也納音人之五行也

羞用五事

古文作敬用

其法亦起五德終始

史記曆書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沈約曰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為義

蓍龜

龜書五十二卷

隋志有龜經一卷晉掌卜大夫史蘇撰崇文總目三卷而五十二卷之書亡矣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所補亦甚大畧也沈氏曰古之卜者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是也後漢張衡傳注龜經有棲鶴兆梁后兆得壽房說文引太史卜書左傳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横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古文周書占曰蟒蟒之羽飛集于尸

夏龜二十六卷

龜策傳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墨子夏后開使飛廉折金于山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張衡靈憲恒娥竊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此夏龜筮之見於書者大史公曰三王不同龜

周易二十八卷

史記太究傳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来隋志京房有周易占守林飛候四時保錯卦混沌委化逆剌占灾異占事焦贛貴直有易林皆不著錄焦贛易林十六卷卷本四林林六十有四辟凡六十四卦之變四千九十有六林東觀漢記孝明帝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雲臺自卦遇蹇以京氏易林占之繇曰蟻封穴戶天將下雨沛獻王輔用體詁其[illegible]子令書蹇繇[illegible]穴居知雨京房在霍林三統歷引易九戹左氏載筮辭大有之乾曰同復乎父敬如君所盡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其辭皆韻如焦林之類儀禮疏古用木畫地記爻今用錢三少為重九也三多為交六也兩多一少為單七也兩少一多為圻八也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隋志有易射覆二卷又一卷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廼別蓍布卦而對贊曰逢占射覆注逢占逆吉事猶云逆刺也

莧善祆蓍龜

今易作莧大平蓍龜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辯吉凶也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雜占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史記正義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群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

嚏耳鳴雜占十六卷

隋志梁有嚏書耳鳴書各一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董仲舒傳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隋志梁有董仲舒請禱圖三卷後漢輿服志注引仲舒止雨書初學記引淮南子曰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天官書有候歲美惡漢之為天數者占歲則魏鮮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秦燒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周禮馬質

注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衆占非一而夢為大

隋志有占夢書三卷京房撰志不著録西山真氏曰周官六夢之占獨所謂正夢者不緣感而得餘雖所因不同大抵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也有真有妄夢亦隨之雖昔聖賢不能無夢惟其私欲銷泯天理昭融兆朕所形亦莫非實高宗之得說武王之克商皆是物也常人則不然方寸之靈莫適為主欲動情勝擾擾萬端故厭勞慕佚則徒步而夢輿馬矣惡餒思飫則藿食而夢粱肉矣若是者皆妄也至於因夢而獲若主父偃㷀之歌叔孫豎牛之兆似有其實矣而卒以基莫大之禍夢其果可憑耶非夢之不可憑也感之妄故夢亦妄也

人失常則訞興

今左傳作人弃常則訞興

形法

山海經十三篇

隋志相傳以為夏禹所記二十三卷郭璞注今按劉歆所定書其南西北東及中山號五藏經為五篇其文最多海內海外大荒三經南西北東各一篇并海內經一篇㮣十八篇多者十餘簡少者二三簡其卷後或題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序曰禹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休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古文之著明者也孝武時東方朔言異鳥之名孝宣時臣父向對貳負之臣皆以是書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可以考休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臣望所校凡三十二篇今定為十八篇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羼非本文也通典以為恢怪不經疑夫子刪詩書後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

加也郭璞序曰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
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
潛效絕代懸符論衡謂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
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之二事之說令
本十八卷劉歆定為十八篇多於志五篇固已不
同尤袤定為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晁氏曰
長沙零陵鴈門皆郡縣名又載禹鯀後人參益之
薛氏曰左傳𦆀大禹鑄鼎象物以知神姦入山林
者不逢不若山海所述不幾是也經言大川所出
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湯文王之事蓋
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審矣劉歆直云伯益
所記又分伯益伯翳以為二人皆未之詳考於太
史公記漢西京書非後世之作也山海經要為有
本於古秦漢增益之書太史公謂言九州山川尚
書近之至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
然哉朱文公曰記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皆為一定之形疑本依圖畫而為之

宮宅地形二十卷

范氏曰攷古卜地之法周始居豳相其陰陽觀其
派泉度其隰原擇地利以便人事而已其作新邑
也卜澗水東瀍水西又卜瀍水之東則推其不能
決者而令之龜其法蓋止於此彼風水向背附著
之說聖人弗之詳焉雖然甲子作於大撓尚矣宣
王擇日以田既吉戊又吉庚午則枝榦固有吉凶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封域以觀妖祥則方隅
固有休咎聖人弗之詳而未嘗廢其說

相人二十四卷

荀子非相曰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
陶弘景相經序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
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
裏相感莫知所以然隋志相書四十六卷史通曰許負撰

相六畜三十八卷

經書時所見傳派俗
隋志有伯樂相馬經甯戚相牛經荀子論堅白同
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莊子徐无
鬼見魏武侯言之相狗馬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
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曰有九方皐呂氏春秋古
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
目衛忌相髭許鄙相䏶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䐈
肳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
皆天下之良工也又云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

買取鼠之狗淮南子伯樂韓風秦牙筦青所相各
異其知馬一也日者傳褚先生曰黃直丈夫也陳
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
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馬援上馬式表近世有西河子輿明相法子輿
傳儀長孺長孺傳丁君都君都傳楊子阿臣援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孝武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
銅馬法曰謹依儀氏鞘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訓氏曰今時相馬
者間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謂彘狗彘者不複聞之矣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司馬公原命曰天道精微非聖人莫能知今學者
未能通人理之萬一而遽從事於天甚難孟知者
王者興於徼賊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孫氏擇以
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衰阨會之象而不知王莽為
云洪水為災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為天子而不知
光武乃謀立國師公劉秀秀亦更名以應之皆無
益於事是以聖人之教治人而不治天知人而不
知天
宋有子韋
新序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
宋分野也陰陽家宋司星子韋三篇
楚有甘公

天官書在齊甘公此云楚當考張耳傳甘公曰漢
非秦分先至必王楚必屬漢
漢有唐都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律曆志造太初曆方士唐都與焉都分天部天官書
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
序數術為六種
張文饒曰象生於數數生於理故天地萬物之生
皆祖於數聖人先知先覺因制之以示人以分天
度量地理觀之天地皆有數況人物乎始自伏羲
畫卦以用太極神農植穀以用元氣於是黃帝制
歷分天度也畫野分圻量地里也其餘隸首造算
大撓造甲子蒼頡制字岐伯論醫伶倫造律皆以
理數而示人者也
醫經
黃帝內經十八卷
王冰曰素問即其經之九卷也兼靈樞九卷迺其
數焉雖復年移代革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而時
有所隱故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
爾林億曰皇甫士安甲乙經序云今有鍼經九卷
素問九卷素問九卷共十八卷即內經也素問外

九卷皇甫士安名為鍼經楊玄操云黄帝内經二帙帙各九卷按隋志謂之九靈王氷名為靈樞素問第七卷亡已久士安序甲乙經云亦有亡失隋志載梁七録云止存八卷而氷得舊藏之卷今竊疑之天元紀大論五運行論六微旨論氣交變論五常政論六元正紀論至真要論七篇與餘篇畧不相通疑此七篇乃陰陽大論之文王氏取以補所亡之卷又曰黄帝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於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内經作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難經倉公傳其舊學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刺而為甲乙隋楊上善纂而為太素全元起始為訓解闕第七一通唐寶應中王氷得先師所藏之卷為注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按隋志始有素問之名晉皇甫謐已云素問論病精辨王叔和西晉人撰脈經云出素問鍼經漢張仲景傷寒論集云撰用素問是則素問之名起漢世也全元起曰素者本也問者黄帝問岐伯也按乾鑿度太素者質之始名或由此館閣書目黄帝鍼經九卷八十一篇與靈樞經同鍼經以九鍼十二原為首靈樞以精氣為首間有詳畧程子曰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夏竦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序曰黄帝問岐伯盡書其言藏於金蘭之室洎雷公請問其道乃坐明堂以授之後世言明堂者以此 皇甫謐曰素問九卷是原本經脈其義深奥不可易覽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遺事也

扁鵲内經九卷

隋志黄帝八十一難經二卷秦越人撰 秦越人采黄帝内經精要之說凡八十一章編次為十三類理趣深遠非易了故名難經 館閣書目脉經一卷題扁鵲撰凡十六篇史記倉公師公乘陽慶傳黄帝扁鵲之脉書太史公曰扁鵲言醫為方者宗王勃八十一難經序曰岐伯以授黄帝黄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黄公黄公以授曹元

箴石

内經素問岐伯曰鑱石鍼艾治其外說苑扁鵲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

容請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越橋摩
太子遂得復生王僧孺曰古以石為針說文砭以
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
為砭針春秋傳美疢不如惡石服虔云石砭石也
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

經方

泰始黃帝扁鵲俞柎方二十三卷應劭曰黃帝時醫
黃帝八十一難鄭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
仍號之為扁鵲扁鵲傳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
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

應因五藏之輸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周
禮疾醫注脉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
惟秦和乎岐伯榆柎則兼彼數術者呂氏春秋巫
彭作醫說苑上古之為醫者曰茵父中古之為醫
者曰俞柎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嘗味百草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素問云
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注岐伯祖世之師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內經素問有湯液醪醴論事物紀原湯液經出於
商伊尹郊祀志莽目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
中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皇甫謐曰仲景論伊尹

湯液為十數卷

本草不著録

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梁
七録神農本草三卷按平帝紀元始五年舉天下
通知方術本草者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
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其名見於此
陶弘景云疑仲景元化等所記舊經三卷藥上三
百六十五種弘景以名醫別録亦三百六十五種
合七百三十種因而注釋分為七卷唐顯慶中李
勣于志寧等刊定蘇恭增一百十四種廣為二十

十卷并圖合五十四篇志寧曰世謂神農氏嘗藥
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
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是漢時疑張仲景華
佗所記國朝開寶中盧多遜重定增百三十有三
種嘉祐中掌禹錫補注附以新補八十有二種新
定十有七種合一千七百有六種分二十有一卷
新舊混并經之本文遂晦周禮疾醫注五藥其治
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跡案劉向云扁鵲
使子儀脉神又中經簿云子義本草經一卷儀與
義人一也子義亦周末時人六典注凡藥八百五十種三百六十神農

本經一百八十二名醫別錄一百十四新修新附一百九十四有名無用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醫方以療衆疾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百藥

本草石之寒溫

此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

房中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後漢方術傳泠壽光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髮白復黑齒落復生神仙傳甘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為十卷

神僊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帝王世紀宓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腑五臟五行陰陽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類推炎黃因斯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鍼莊子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梁肅導引圖序朱少陽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翁化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隋志有引氣圖道引圖抱朴子云黃帝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著體診則受雷岐西山真氏曰養生之說出於老子谷神章其最要也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唐六典按摩博士一人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搥之鍛僊經云戶樞不朽流水不腐謂欲使骨節調利血脉宣通韓詩外傳扁鵲砭鍼厲石子游按摩周禮疏案劉向云扁鵲使子術案摩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黃氏曰神農經五芝之文食輕身延年不老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漢武宣世始以為瑞黃帝內傳王母授神芝圖十二卷水經注黃帝登具茨之山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

泰一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郊祀志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

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
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
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主
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
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

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神為金之術[illegible]萇傳諸先生曰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唐志淮南王萬畢術一卷隋志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藥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

神僊十家

司馬公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
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

術正相戾是以劉歆七畧敘道家為諸子神仙為
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寇謙之遂合而
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蘇氏曰黃帝老子之道
本也方士之言末也羅氏曰秦猶以博士領其方
而號其人為列仙之儒明猶有所本非若後世夸
者之傳也歐陽氏曰自古有道無仙後世之人知
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葛洪云秦
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人顏之推云

列仙傳劉向所撰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本文也

索隱行恠

中庸素隱朱文公按漢書作索

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

晉語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醫龢對曰上醫醫國
其次疾人固醫官也

大凡書六畧三十八種

景迂晁氏曰劉歆告揚雄云三代之書蘊藏於家
直不計耳頃弗多耶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歸藏
有一春秋而無千二百國寶書及不脩春秋有鄉
禮二士禮七大夫禮士諸侯禮四諸公禮一而天
子之禮無一傳者不知其傳孰多於其亡耶隋志

光武篤好文雅明章光重經術鴻生鉅儒負袠自
遠而至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
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畧為
書部固編為藝文志晁氏公武曰劉歆始著七畧
總録群書至荀勗更著新簿分為四部蓋合兵書
術數方技於諸子自春秋類春秋史記別為一六
藝諸子詩賦皆仍歆舊其後歷代所編書目如王
儉阮孝緒之徒咸從歆例謝靈運任昉之徒皆從
勗例唐分經史子集藏於四庫是亦祖述勗而加
詳焉歐陽公謂始於開元矣

決疑曰自六經以至陰陽之家其數或多或少春秋九百四十八篇而其數之不及者七十有一道家九百十三篇而其數之衍者四十有四自此以後蓍龜一家而卷之溢於目者八十醫經一家而卷之不登其揔者四十有一或者其傳於後世有以私意增損者邪夾漈鄭氏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秦人之典蕭何能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歆何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異也范氏曰漢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

漢藝文志攷證卷十終